

# 雅观楼

檀园主人 编

前言

《雅观楼》四卷十六回，系清末风行的劝戒小说，叙善恶有报事：高利贷主吴某，刻薄成家，人送外号钱是命，昧着良心，赖得盐商在他家存放的十万巨资，自以为足够一生安享，岂知其子观保吃喝嫖赌，不数年间，数十万财产被骗、拐净尽，流落街头行乞。故事源于扬州的实事，所以书中时有方言，特别是以地方语音借字较多，如以“已”字代“也”字，以“只”字代“这”字。

是书有两种版本，一为“檀园主人编”的“芥轩刊本”，一为道光元年维扬同文堂刻本。流传不广。据阿英《小谈二谈》称：“此书系纪实，予曾于蔡愚道人《寄蜗残赘》卷五‘扬州雅观楼事’条中，得知其本事。”作者为竹溪逸史。但据蔡愚道人文中有“扬州人著有《雅观楼》小说，演述其事”一语，则《雅观楼》一书似著于《寄蜗残赘》之先。

目录

第一回 钱是命建楼求子

老西商索项投生

第二回 费家子跳离义学馆

尤老实喜得钱家婿

第三回 游平山乘舟邀妓女

进水关带醉闹娼门

第四回 钱观保结盟誓青楼

尤进缝作烟花月老

第五回 贺新年途间逢旧雨

感寒疾梦里入阴曹

第六回 过大礼三朝送殡

脱凶服七里完姻

第七回 茶坊私议诱花消

空地绘图兴土木

第八回 钱观保落水妄站龙头

赵福官定情诱尝鸦片

第九回 钱观保大宴雅观楼

陈一娘私探假山洞

第十回 雅观楼初请画观音

陈一娘复归旧夫婿

第十一回 安乐园玩灯起衅

女僧庵入柜藏奸

第十二回 尤进缝遇盗身亡

雅观楼捐官财散

第十三回 赵福官合谋迷浪子

尤老实丧命哭亡儿

第十四回 雅观楼发毒延高士

王二保拐物归故夫

第十五回 不惜千金买笑欢娱过半月

再迁一炬可怜母子乞长途

第十六回 周厚安重报故人子

观我堂明现三世因

第一回 钱是命建楼求子 老西商索项投生

诗曰：

钱财无义莫贪求，巧里谋来拙里丢。

不信但看新说部，开场听讲雅观楼。

这部小说，莫问出于何代。单讲一人，姓吴名文礼，住扬州，娶妻赖氏。祖父并无家资，从小未读书，不过做些微贱营业，赖氏兼代人家洗衣服，敷衍度日。父母亡过，只夫妇二人。因思没有出头日子，与妻计议。妻本打把市浪账人家女儿，父母在日，做些经手借贷营生，房产绰行交易，于放债一途，最为耳熟。因说道：“目下扬城，惟放债最易发人。我们设措几千文，先从八折加二加一，坠二钱印子钱不等放起，托菩萨，三年不打盆，何愁不成个人家。”夫遂依从办理。也是合当发财，不三年，就盘剥到千金有余现物。外人估他，有三千两家财。他又搭台开个钱庄，店号文盛，在一卖盐西商人家对门。

这西商在扬多年，卖盐为业，约有二三十万金盐本，与文盛共换银钱交易。西商无事，在文盛店小坐消遣，吴又善于周旋，且外面朴实，间有大宗银两与伊倾换，毫厘不欺，前后数年，西商信为正人君子。一日，西商闻得银主要来扬盘账，有收本之意。西商本无盐本，每年生意，却私下赚得十余万金，意在独得，不便入公，思量要隐瞒十万金，无处寄放。因数年与文盛交易，见其为人周正，谅不昧心。遂密约吴某至家，别室置酒谈心。屏退左右，西商膝地恳求：“寄放本银十万两。事平来取，当有重报，没世不忘。”吴某始而推却，继而坚求甫允。席散，次日西商即检点帐簿内凡可隐匿者，或根卷纲单智头盐课等项，陆续交存文盛钱庄。不半月间，已得十万金之数，家人不知。况且

纸片财物，毫不惊天动地。吴某收下这宗银子，少不得回家与赖氏大娘谈及。谁知赖氏一闻此言，即起昧良之见，意在鲸吞。吴某说：“西商与我，数年交易，每年公平正道，都要寻他几百金。他待我如骨肉，何忍为此不义之举。天理难容，来生变驴马填，还不知几千百世才得还清。”赖氏又道：“老爷非也，这分明是西商前世欠我家这宗银子，今生来还宿债。不然如何不凭人交待，又不要立店票。分明是鬼使神差，来了此一段公案，只管放心享用。日后来取，我自有妙计。”吴某被一席话，心已活了。说：“依你如何办法”赖氏道：“明日将店过人，另更字号。我们远远寻一所房子居住，总以僻静为佳，改名换姓。他是同你对面做的事，即一时会见，直装做诧异笑话，看他如何分割。他若是到我家来，我自然会开发他，你不必会面。”吴某道：“就是心太毒了。”赖氏道：“一不做，二不休。现钟不打转撞铜，你我快活一生，连子孙都穿吃不了。”这番议论，登时吴某把心改变了。次日果然过店与人，另更店号为大盛钱庄，一切照旧不动，所有西商寄放之件，都存大盛号，一分生息。另迁一所僻静房子，更姓为钱，名士俊，他却有个命意在內。当初从几千文放债得手，可见钱是贵重东西，遂以钱为姓，消受十万之富。真人鬼不知，深藏不露。更兼俭朴，鲜衣美食从不入门。外人但笑他一文如命，谁知他有这股横财。亲友因见他如此悭吝，遂呼他为钱是命。此是人不足，赠他的个绰号，连作小说人，此后已称他为钱是命。

这钱是命，亦由人笑骂，落得自己有钱快活。俗语说：“银上万，无边岸。”这钱是命却有心机，想到十万金一分息算，每月利有千金，仍有别项。就于床下起一地窖，以为藏金之窟。自歇店搬家以来，足忙了个月。同时，西商银主已到，盘账结算已约个月，方才事毕。银主回家，西商另行章程，再办生意，约有个月。

一日午后，到对门闲坐。众伙计招呼，免不得说些久违套语。西商旋问：“贵东有何公干”伙计遂将旧东过店、新东某某更名大盛、旧东迁居某处，一一说知。西商大惊，旋即回家。暗想道：“某人若拐这宗银子，就该远走高扬，如何乃搬在本处搬家亦人之常事，况此人诚实不欺，或者代我收藏这宗财物，不便存留在店，亦未可知。此人大有古风，明日且去会他，自然明白。”西商忖度已定，次日午后，带一短童，一路问到钱是命住处。谁知昨日伙计不曾谈着更改姓名，仍问吴某。邻人总回：“新迁钱姓，并无吴姓在此。”西商又加惊诧，只得独回。自忖说：“是了，此人代我收藏这宗银两，他怕风声耳目，因而更改了名姓。说不得明日大早去，直接叩门请会。”

次日大早，西商仍带短童到门。事有凑巧，钱是命开门小解，劈面撞见，不无有些面赤。招呼入室，惟以闲话虚词托散。西商不耐，即开言说：“向

蒙大德，刻刻不忘。”钱是命依妻言不答，装作不知。西商又说：“托收存之项，连日事定，早晚来取，仍当重谢。”钱是命作大惊状，说“与台翁丝毫无欠，有何存项有何凭据可有文盛印票”这一句话，把个西商问得无言，真是满口衔冰。赖氏大娘在内听见，恐怕其夫不能抵赖，连喊：“老爷进来说话。”钱是命巴不得脱身，连忙进内，说：“就来奉陪。”赖氏大娘在内，撒泼说：“我家丈夫，在外与人共事，清清白白，并无分文不清。如果有银，在店定有文盛印票，取来一对，照数归结。”西商听如此言语，明系夫妻串同抵赖，有口难分。只得叹气而回，自悔当初晦气，有万千“早知道”横塞胸中，又不可告人。终日抑郁，不数月抱疾，旋登鬼筭。死之日，家人但见切齿恨恨而终。

钱是命闻得西商物故，放下这条肠子。夫妻二人，辛苦拾有余年，年近四十无子。赖氏望子，各庙烧香许愿。遇石将军狮子显灵，都要倒倒；上念佛会，偷罗汉帽，下土地灯，攀桥砖，偷番瓜，无一不做，都是空谈。与丈夫商议，想到家中屋后有一空地，约亩许，建造一楼，供观音圣像，朝夕焚香，“虔心求他，自然有灵。俗语说得好，就是铜铁铸的菩萨，也要把他心烧软了。”主意已定，次日即唤匠人估定，不日起就一座高楼，单供大士。钱是命又央左近义学馆先生，起个楼名。说此楼只供观音，余者不供。先生起“惟观”二字，惟者独也，言其惟供观音也。择日上匾，夫妇朝夕焚香礼拜，每月吃斋无间。可也奇怪，不到半年，妇已怀孕。自此上楼礼拜，俱钱代劳。看看足月，一切生子应办之事，早停停妥妥，齐齐备备，专待足月分娩。到期，钱是命坐客位内，恍惚间见西商直入后堂。欲向前拦住，忽闻小儿啼声，旋有妈妈出来，恭喜老爷说：“生了官官了。”钱是命不语，心里明白，肚里有句话却未说出。做小说人代说，他说是“讨债鬼来了。”赖氏却从心眼里欢喜出来。他也有句话，索性代说，他说是“亲生子著己财，带个会伢子养，终是别人骨血，那有我这滴滴亲亲的好。”他夫妇心里的话也太多，不必赘叙。

单讲吉日洗三，稳婆问乳名、拜娘娘，赖氏说：“我这儿子是求观音赏的，叫个观保罢。”当日亲友道喜寥寥，因素不与人交接，不甚热闹。始而钱是命无子，望子甚切。此时反闷闷不乐，这件事又不好向赖氏说出，惟有自己寻思说：“从前若不听妻言，焉有今日，那晓冤家债主，如此顶真。细想来，这宗银子，却是我夫妇代他看守，嗣后不必吝惜。将来他把十万金用完，终不成我自挣的几千金，他讨去不成。”所以此子，除衣服装饰外，凡有微疾延医，药饵药金等费用，周岁内已用去二三百金。周岁外出痘，又用去千余金。看看六岁，思量请一塾师，教他读书，指望将来他把银子用尽，尚可教书糊口，不致流于乞丐。岂知此子是来讨债的，总不上你心路。这钱是命请师进馆



，有妈妈抱观保出来拜师，代他起名世英。初读书，无非《千字文》、《百家姓》，喜得聪明，一遍成诵，不用费事。只终日不肯到书房读书，兼赖氏惯得骄傲性成，竟是随他如意上学。钱是命暗想：“此子尚小，不知上学规矩，须觅一附从孩子上过学的，让他看看样子。”男有邻人费姓小儿，计年十岁，无父寡母，藉针指度日，一向在义学馆读书。钱是命到他家，一说便成，次日即送儿子到钱府上学。只因这一来，有分教：

家财散尽从今始，十万花银作雪消。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费家子跳离义学馆 尤老实喜得钱家婿

说这费家小儿，名人才，在义学读书二载，只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白文尚书》未终篇。八岁入义学，把一堂学生，都遭他带坏。不但顽皮第一，还叫同窗小儿家去榆钱，他代买耍货、吃物，于中取利。或踢球、跳鞦、跌三星、打墙进种种弄钱，诱引花消。每每败露，人家闹到塾中。先生几次要逐出门墙，念其寡母在堂，勉强二载。今闻附从钱宅，喜得冤家离眼，深为钱小官虑。业已事成，听之而已。

这费人才到馆，书不会读，自不必言。引人花消，故态仍是不改，较在义学尤甚。钱观保始而怕进书房，今遇费家儿，竟寸步不离馆地。若互相砥砺读书，岂不是件美事。无如专听费家儿引诱之言，随便说件东西，即刻就要钱买。稍一展转间，放赖打滚，哭僵过去。赖氏恐他因气染疾，一说便依。还要费哥哥去买，他才欢喜。凡有要货，无不买到。虽上书房，竟终日在戏房一般。先生自忖道：“我年逾六旬，在学多年，处馆多年，此馆如何教法。父母姑息如此，功课不严，师之咎也。意在辞馆别图。光阴迅速，又到次年，他处又无馆地，只得来冷坐。

一日，先生叫世英来：“我问你说，你家请我来教你读书，你尚聪明，非费生可比，可以读书上进做官，岂不荣宗耀祖，连我面上已有光辉。”观保说：“先生，我家银子多，将来买个老爷做罢。这书苦苦恼恼，读他勿的。”先生点点头，微笑说：“罢了。”又叫费人才说：“世英可以读书，他不肯读。你实不能读，终日引世英皮顽，不是长久之计。你也要认得几个字会写几个字，将来学个生意，也可以养老母。”这费人才说：“我会弄人钱，何愁母亲没饭吃。”先生亦点点头，暗说：“罢了。两徒如此，此馆不能教。明年无地，亦不能在此。”次年先生辞馆，钱是命依赖氏言，说“小儿十岁外，再请先生，功课从严。这八九十三岁，听他随意读书。”先生唯唯，暗忖道：“如此惯法，到十一岁，便尼山设教，已化裁不来，敷衍三载，再作别图。”到三年，是钱观保十岁。赖氏说：“罢罢，小孩子养到十岁，生日已该代他做做，下

个长寿面，办几席酒，请些亲友来热闹一天。”钱是命一说即行。到日不过几家亲眷，并无朋友，只有个尤姓字实夫，为人朴实，人遂呼他老实，生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九，女十岁，与钱是命有通家之好。观保生日，尤奶奶带小女凤姑来拜寿，留子在家看门。尤大娘虽年近五旬，十分俏丽。凤姑更算件尤物，生得乖巧伶俐，有几分姿色。钱是命一见便喜。赖氏心已喜他，当日事过，次日赖氏同夫计议，说：“尤家小女，好个乖巧女孩子，喜得，已是十岁，若配我家观保，到也门户相当。”钱是命道：“我也有此意。从古无对面说亲之理，须凭媒氏撮合。伊家允了，择吉下个求书，也要通知亲友，此为人一生之大事也。”于是央媒，一说即成。那知尤奶奶亦有此意，看定钱观保，欲做女婿。故此媒人无多话说，专候择吉起红，俟五六年后，再行择吉议娶。渐交腊月，先生决意辞馆归家，钱亦不留。钱是命思量，儿子已大，须请位举人进士为师，自然儿子有用。这五年的先生，不过是个老秀才，他的火候已退了，因慕名请一位新中举人。他以为：“举人滥不济事，教人进个学，唾手可得，谅不难也。”这一日，举人进馆，与前监师大不相同。室则张灯结彩，席则海错山珍，邀两位在痒朋友作陪。当日到馆，不过派些功课。到了次日，进馆先背书。观保死记背去，费人才连字尚认不得。先生说：“世英敷衍皆得，明日不准死记，如违定责。费生全不能读，去年先生如何教法”观保说：“我们读书，是如意办，这书房人叫做个如意馆。”先生说：“我来教书，是不能如意办的。”观保闻说，心里暗忖道：“这个老儿顶火呢，我会赖在家中不来看，他能进来拿我。”有了这下流心肺，他一溜烟就走家去。先生着馆童喊他进馆，赖氏反代他说谎，说：“官官有些肚疼。”并喊费相公进去和他玩耍。这孝廉做诸生时，未教过这宗纨绔馆，对此不觉难过，他便引经书两句，说是“教不严，师之惰，我岂可无功食禄，坐享脩脯乎。明日将朴作教刑，略施夏楚之威，反其骄傲之习。”次日，两生进馆，先生先欲责观保不禀明逃学之过，要责十下。这观保从出娘胎肚，连重话没人敢向他说句。从前塾师是说明，不加朴责，随他高兴读的。今日平空如闻霹雳，不觉放声大哭，就地一路十八滚。其实未曾打一下，他就喊出：“救命，打死人”的刁话。赖氏在内听见，吓得魂不附体，跑到书房，就将观保抱家去。乖乖儿子叫了有几百遍。先生没趣，连早饭已不暇吃，就到荐馆人家，一一说知。荐馆人说：“他家原是娇生惯养，不能照资格规矩，我去会钱某，代足下申明，明日仍进馆，敷衍终局可也。”其人向钱说“令郎不受师教。”之意，钱百般陪小心，要求先生慢慢化导他，自行登门叩请，因而进馆，听钱费二子如意上学，自己转可用会试功夫，希冀释祸，免作活狮王也。又糊混个月，到底于心不安。一日，二子偶到书斋，先生说：“你们久不读书，我在此已无益。尔等玩兴已该稍减。今不教

尔等读书，出一对与二子属之，直作闲玩可也。”观保欣然。师出“映雪”二字。“向曾与尔等，讲日记故事说过。”观保随口即对“贪花”。先生欣然，认作对“探花”二字。随说“我再续上几字与尔对。”遂作“映雪曾经千万卷”句。观保道：“有了，‘贪花不满三十岁’。”先生不悦，恨声道：“平仄不谐尚是小病，语太不吉祥，如何出口作此语也。”问费生：“对有么”挣了半日，只说“开花”二字。问能接下去否？他便随口说：“开花冲了一人家。”先生大恨一声，说每况愈下，呜呼难矣。二子须要读书，变化气质，不可流于轻薄，贻祖父忧也。”观保口虽不言，心里暗笑。说：“好肉头话，我们还是同费哥哥街上闲耍去好。”一溜烟同出了书房，不知闹到何处去了。岂知人越大玩头越甚，凡一切玩笑之事，费人才无不引观保入局。渐渐由门户到上街，教场看把戏、西洋景、掷糖、赶羊、吃茶、跌成无一不为，每日都要带几百文出去，回来总有东西到家。赖氏反喜得儿子有伴，出去玩有照应，可以放心。还要叫裁缝，代观保做身新衣服。他丈人家有个大生日，是他舅子二十岁。从小在他家玩，如今做了亲，岂有不到之理。这边赖氏要打发儿子拜寿，尤奶奶在家已与尤老实议道：“我家大学生本月二十岁，也该请钱奶奶来玩一天。去年观保十岁，我家扰他一天。如今做了亲，兼可就此接女婿上门，嗣后也好来往。”尤老实说：“言之极是，免不得备个舆金名帖，到钱家具请他们。”一处忙出门，一处忙生日，约有几日。闲中且将尤老实儿子，略叙几句。

这尤家子，名乐山，字静峰，从小刁钻情性，曾读书，勉强完篇。现随波□县府试人。因他狡猾，呼他为尤进缝。他到了这天生日，钱氏一门都到。钱观保一见了尤进缝，如半天见月一般，就拉住尤进缝不放手，就要同他上街玩耍散心。尤奶奶暗喜，心里说“姑爷同我家儿子自幼这般相好，将来我家儿子不愁没事拉扯。”到晚席散，观保还叮嘱“尤哥哥，明日到我家去。”从此尤进缝不时到观保家来，与费人才合同一气，只糊弄观保一人。叙他两人家世，在《封神演义》中是封王两个臣子，一名费仲，一名尤浑，却是他家始祖。真乃遥遥华胄，谁想于百年后，子孙同入钱门。此是书中闲话。

不觉一岁将终，先生解馆，公车北上。钱是命向赖氏说：“尤亲家儿子，县考复试，我亲见团案上，每次取在第一，不知大案怎么就低了。他不知新例照报，名册写草案。”意在请他代馆，儿子不致荒废。赖氏闻说：“此举甚善，明日同尤亲家说知，早晚即可请进馆。”只因尤进缝此番进门代馆，有分教：

钱家气运应当败，狼狈为奸鬼在门。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游平山乘舟邀妓女 进水关带醉闹娼门



单讲这尤进缝，巴不得到钱家走动。一闻代馆，欣然欲往。尤老实恐他学问浅薄，难为人师，未便即允。尤进缝说：“我去陪妹夫读书，自己且可用功，免得在家，终日三朋四友，拉去酒食，不无多费。太亲翁真一举三善，晚生敢不从命。”尤老听他所说甚喜，钱亦喜。当下无话，次年择吉期，请尤进缝来代馆。其年，费人才十六岁，钱观保十二岁。费读书几年，不过作公子陪堂而已。观保四书尚未读完，尤进缝来，又添一位玩朋。况不拜从，并无师生之谊，无非豺狼之交。钱是命也不另请先生，就是尤费二人，终日陪相公游荡。每日在书房日少，游玩日多。这费、尤二位，得了个钱观保，视同鱼肉。钱是命见如此光景，心里明白知道，十万金要出窖了。“事已如此，姑且听之，十万银子随他用罢；我自挣几千金，便金钩子随他也搭不去。再过三五年，替他娶了亲，我两口儿把几两银子携去，削发入空，了结此生。这作做场春梦。”因此，听儿子玩去，赖氏又不管儿子学好。渐渐一年过去，昔日举人先生北闱未售，又在本京教书。到了十三岁，钱观保一切皆知，渐渐愿头不是从前光景。早间茶点徽面，中要点菜吃饭，晚间还要约几个说书唱曲，猜拳行令，饮酒开怀。每天总有两桌。闹了一年，钱是命虽看得达，到底怕人闲语，说某人不能教子，将来倾家败业，因与赖氏说：“儿子今年十四岁，看看成丁。如此玩法，终非了局。外人骂我们夫妇不能教子，将来不好。”这番话未说终，反被赖氏抢白了几句，说：“我家银子，够他一生玩吃不了。等他娶了亲，养了儿子，难道还这样玩呢他自然收心，你不必过虑。”钱是命叹口气，说：“罢了，听他闹去罢。”赖氏当即将费、尤二人请进去，说：“老爹如此云云，他是个不曾开过眼的人，要把儿子，也学他做个鬼不搭。从今以后，拜托二位，同观保每日出去玩耍罢，银子到我这里取，不必在家惹他说些霉话，得罪了朋友，叫儿子怎么做人。”费、尤二人同说道：“太太如此行事，光明正大，真扫眉才子，巾幗丈夫。晚生二人，敢不惟命是听。包管兄弟出去，没得苦吃。”赖氏千拜托，万拜托，把个十四岁儿子，交与这两个冤家，听他摆弄，分明有鬼撮合。看官不可不知，他两人巴不得要带观保出去游走，因碍着他父母不便，平日不过到教场为止，游湖惟每年扫墓二次，龙舟从未看过。今得赖氏之言，喜出望外。

时维首夏，芍药初酣，二人公议：“次日湖上看芍药，永日一乐。要他十分快活，我辈均可润色。”尤进缝说：“岂曰小补之哉。”

到次早，约观保。赖氏说：“带几两银子，出去使用。”尤进缝说：“有我去，一文不用带，明日叫他们来取。”赖氏更把尤进缝当作好人。果然踱到码头，就有舟人招呼上船，一切停妥。原来尤进缝，玩头门中无不认识，又处处代人帮衬说好话，自己从不出钱。别人钱拿做人情，故脸面极好。钱观保见



如此光景，如得命友，思量要和二人拜为兄弟，作同胞手足一般，此是后话。当下船出虹桥，红日方中。假馆午饭饭毕，船到三贤祠，看芍药男女杂遝，一时毕至。观保眼都望花，真个心花儿大放了。回船上平山，复登尺五楼看花。尤进缝促登舟：“泊花台左右，看来回船只，看女戏子唱船，晚间看灯船打招。”二人说这番话，把个钱观保说得，喜从心上起，笑向脸边生，眼睛都望定了睛，不暇转。刚望间见一只划船，荡桨而来，坐两个打辫子的女郎，又两个梳大头的女客，船头坐一半老婆子。观保不知何等人家女眷，因问费、尤二位哥哥。这费、尤乘便即说：“你不知道，此是湖上唱大小曲的女玩友，前在家中是男玩友，这两种人，是天地生下来代人消愁解闷的东西，下酒开心的物件。为人在世，不可不领略。也有两句话道得好，若无花共酒，神仙白了头。”钱观保说：“我们可以教他唱唱么”费、尤说：“一呼即至，何难之有。”尤进缝复说：“妹夫万安，包管如意。”于是尤进缝着船家到码头，重雇大船一只，将划船四妓，安插大船，泊于僻静，邀请观保上大船，所坐划船，俟酒后赶快送归。这观保上大船，四妓招呼三人入座。少不得茶烹盖碗，烟喷铜壶。俗套毕，观保无言，反觉害羞。这尤进缝要开他玩窍，倩女优等唱艳情小曲，荡其心志。这观保始而腼腆，继而轻狂百出。夕阳将坠，早有送席人到。尤进缝把钱观保安置上横坐下，两个打辫左右，两个人头坐小妓下，费、尤坐下横。席间猜拳行令唱曲，各献所长，总要得一人欢心。原来尤进缝酒量极大，凡观保输拳，俱尤代饮。更余，船家催回船，恐城门之阻。观保恋恋不舍，恨不得乐到东方既白。这两个小脚色，一个苏州人氏，姓赵，小字福官，约年十二三岁，尚未梳拢。一个姓陈，系有夫之女，因夫行一，呼他为陈一娘，系本地人氏，约年十六七岁，已在风尘三年，虽不十分姿色，却有一段迷人伎俩。把个初出甲的观保，盘得难解难分。临别时，还携陈一娘手，约到后日湖间欢会，千万不可入他人之局。湖上归来，约有二鼓。费、尤送观保归家各回。赖氏见儿子回来，说：“乖乖今日玩得好有甚玩头，说与我听听。”观保细述一遍，赖氏大喜。说：“好儿子，见过世面了。不知用了几十两银子，怎么一文不要？你家舅子才算得个市面上人，脸面不小，须要学他行为。你家老子是个活死人，万分无用。”闲词不叙。

次早，费、尤二人到了钱门，直入内室。观保未起，早有赖氏出来。“难为二位，你家兄弟玩了家来，连睡着都笑醒了。我这里有一封银子，交与二位开发，候用完再来取，不必家中言及，老爹晓得，又有厌话，累我母子受气。”费、尤二人答应：“就是，包管机密，老爹不知。”原来钱是命，自生观保后，就在惟观楼居住，与赖氏分榻，十有余年，意在仟悔前愆。故观保玩闹，都不十分晓得，终日惟跪求大士，慈悲解结。

且言费、尤同拿了银子，到茶馆中，每人先拿十两银子用，以为进财。开发船钱、酒馆、堂名一切去十余金，余银为次日游费。到第三日，观保起来，专等费、尤来约，二人傍午始到。观保怪其来迟，二人说过早寂寞，何趣之有。三人同到码头，有前日船家招之上船。尤进缝叫船家拢双喜堂带人。船家说：“双喜堂赵福官、陈一娘早间院道爷们带去看花，吃上顿饭，傍晚始回家中。只开门东家高翠官，伙计王二保，他二人前日湖上陪过酒的，就他两个带了玩玩罢。”观保说：“没得陈一娘，我都不要。”说着，船到双喜堂门口。翠官同王二保在楼窗看见，忙出来迎。连说数声：“得罪，晚间请来吃酒，把福官、陈一娘留下奉陪。”观保不乐。尤进缝说：“晚间不可再留他客人，我辈空走扫兴，再不替你家邀姑爷了。”说着船摇出水关游园看花。午饭上平山眺望。观保终是闷闷，如有求而弗得。尤进缝思量，何以为观保解忧遂不等到晚，移船总口处泊，即着信人送席到船，他借酒意，说风月笑话，观保稍觉色喜。正笑语间，见一只快划船，摇桨而来，上坐赵福官、陈一娘，从观保船傍经过。观保喜从天降，认作他赶来入局。那知这两个小脚色，总招呼了一声。一娘回望观保，丢了个眼风，船竟不顾，直入水关。此是门头人家，勾人入门俗套。观保不知，说：“他们到我船上唱个曲儿，陪我们吃杯酒才是，怎么这等大模大样。”尤进缝乘酒兴，遂骂道：“这些贱媚根，把妹夫不当人，欺你年幼。约几个武朋友，弄场祸他，叫他上门磕头。今日且等我先去骂他一阵，以消妹夫之气。”观保说：“我们且到他家去，看他如何，再把祸他不迟。”说着，天气将晚。也是合当有事，观保虽迷恋陈一娘，尚不敢到他家去。费人才又怕有祸，不能抵挡。独尤进缝乘酒兴，将到水关，大叫进关。船家答应，抽跳进关，重访秦淮佳丽。到了双喜堂河房门首，尤进缝抢上几步，进了耳门，就从门口一路骂进去说：“我们三日前留的人，怎么今日同人游湖，老爷来把你几间牢拉吊，不许在扬州混这个帐。”惊得翠官，连忙出来陪小心，带扯带拉，捏腰捏手，推入自己房内，亲手捧茶递饮，说些恩爱软语。初来，尤进缝有万人莫敌之威。到此温柔乡中，只好作饴糖也似。那边王二保把费人才邀到房中，无非俗套样子。单言陈一娘，把观保招进房中。观保就问：“我在船上，望你到船上来吃酒，你怎么就赶回去”一娘说：“我特为赶到家收拾，等你来，我们亲热亲热，做个亲家。”说着，将茶递与观保，说：“请吃茶，我献丑，且来唱只小曲你听。”一娘将琵琶拨起，唱道：

千山万水将你盼，盼到跟前已是枉然。想当初山盟海誓，两相情愿。到如今有了新人，你心改变。你只图新鲜，不愿长远。恨将起，喝口水儿将你咽。

唱毕，一娘媚态百生。观保初次攀花，如入桃源仙境。那边费、尤了事出房，邀观保同赴花筵，各携相好，比肩而坐。饮到更阑，尽欢而散。费、尤送

观保归家，叮嘱不可说出到双喜堂云云。观保点点头晓得。这一场大乐，有分教：

从今只喜秦淮水，除却桃源不问津。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钱观保结盟誓青楼 尤进缝作烟花月老

话讲观保游湖归家，不免赖氏要问，只如前日云云。赖氏无词，令其早睡。次早观保起来，一人独坐书房，想到昨日：“一娘待我何等恩爱情重，天下无此好人，须要同一娘枕席一宵，便是天上神仙了。记我临行，他还约我今日畅叙幽情。可怜，泪珠儿都要滚将下来。我只得硬着心肠走出，今日一定去会他。此刻费、尤两个哥哥，怎么还不来。”那知费、尤已到，观保一见便说：“今日须到双喜堂走走，不可失信。”尤进缝说：“这不难，恐怕太亲母不允。”观保说：“母亲托你二人带我玩的，他有甚话说。”尤进缝说：“不能过夜，早去早回。”观保说：“也罢。”就拉二人同行，此番又到双喜堂，观保熟径，直到一娘房中。一娘梳洗方毕，摆上茶点，观保与一娘同吃早汤。尤进缝在外，着伊家办中晚两顿，永日宴乐，外客概不准接。早饭后，费、尤同高、王二妓抹牌掷色为乐。观保不博弈，只与一娘在房中，寸步不离。写不出他千般缱绻，万种缠绵之态，连午饭也在房中与一娘并坐而食。饭后无事，一娘问观保贵庚，观保说：“我今年十四岁。”一娘便叹口气，不觉珠泪欲下。观保不知何意，双手捧住一娘粉面说：“你有甚苦恼说与我听。”一娘说：“我的苦处不能告诉人，惟有一时自己想想，淌淌眼泪就罢了。”一娘始终不说，观保无计，说：“你再不说，我就跪在你面前哀求你说，把你心跪软了。”一娘说：“我说也是白说，不如不说，留你跪去。你要我说，除非你娶了我，做了结发夫妻，才对你讲。”观保说：“我一定娶你为妻，你肯嫁我么”一娘说：“我正为此事伤心，你今年十四岁，记我当初十四岁，嫁与陈大这狼心忘八，把家资荡尽，去年将我送到双喜堂接客。今年十六岁，从未遇见个好人。似你这般样，风流儒雅，待人又好，恨不得与你生同罗帐，死则同坟。想我生来命薄，那里有这样福气，都是妄想，空流下这几点泪来，反惹人笑话。”观保听这番话，到认真哭起。一娘将他嘴按住说：“你放乖些，都是我这贱人嘴快不好，累你流泪。”观保说：“你的心事，我已明白，你是真心要嫁我。但我十岁，父母又代我订了尤家凤姐，如何办法”一娘说：“只要真心娶我，男子三妻四妾，都是常事。你不曾听过弦词《十美图》么”说着，观保就双膝脆地，对天发誓，说：“我钱世英若负了陈姐姐，不来娶他，就不逢好死，永坠地狱。”一娘自跪地发誓：“我若负心，不跟钱小官到老，叫我也不逢好死，永坠地狱。”当下二人私盟，费、尤不知，只道他们两人做混账鬼事



，也不问，信他另有手谈，消遣生活。到晚席上，费、尤与二妓百般戏谑，惟观保与一娘正容端坐，彼此另有一种相亲相近之意。虽费、尤这般狡猾，都猜不着。当晚花酒各散，观保归家。赖氏说：“今日又玩一天，也要歇歇。花市已过，到龙船市玩两回罢。”观保说：“今日不曾游湖，到戏园看戏，晚间小饮步月而回。”赖氏说：“也好，还有一件事，银子大约用完，不可累他们两个哥哥，再贴钱同你玩。明日拿封银子，交与你舅子代你用。”一宿无话，次日观保又独坐书斋，暗忖说：“怎得将陈一娘娶了家来才好。若还母亲不肯，我就假意寻死吓他，不怕他不肯。须得尤哥哥来，同他商议。”是日费人才有事，尤进缝一人来。观保见他到了，忙说：“我正要着人来请你，同你到茶馆，有要话相商。”尤进缝说：“家里说罢，无非要想双喜堂叙旧。”观保说：“非也，难得费兄未到，我和你静处一谈。”二人到了茶馆，观保将昨日陈一娘订盟之事，说了一遍。尤进缝说：“只要舍得用几千金，包管到手。所虑太太不肯，我就无法可使。”观保说：“这要待我办成银子，尽有得用，不怕太太不肯。”尤进缝说：“此事长在我身上，今日午后，双喜堂走走，你在家中权且瞒着，只到用银子时，再去大显神通。”说着，观保从袖中取出一封银子，交与尤手。尤进缝说：“差得多哩。不到用银子之时，这几两银子不够赏他家下人。”观保说：“此是母亲，恐怕这三四天内银子用完，存封银子你身上用，不必算甚么账。”尤进缝说：“我权存下，过一日到底开一清账，交太太过目。此刻有件俗事，下午来约你，到双喜堂吃酒。你两个郎才女貌，真一对玉人也。”各散后，观保下午，门户望尤进缝。刚望得他个影儿，即迎上去，拉了同赶到双喜堂。尤进缝自与高、王二妓鬼混，观保抢进一娘房中。一娘并不抬身，说了句：“你来了，昨日的话你记不得了”观保说：“我怎么记不得，今日到你家特为办这件事。有尤大爷说合。”一娘说：“我又下了火坑了。”观保摸头不着，急问缘由。说：“我没造化，昨日你在我房中，我二人对天发誓，我家忘八在外，将我呆包与院上个公子，即前日游湖那个本京人，呆包八个月，钱八百两，与东家高翠官平分，明日起到院，后要进京，若不买我，还可同你生死白头，好歹守到十二月终。如有买我之信，我即与你永别了。”说着泪如雨下。“此一刻，还可陪你玩过今夜，等那公子来过宿，万不能与你亲近。”观保听说，犹如提到冷水中，即出房与尤进缝商议。尤进缝说：“这且莫谈，俟我明日访确。恐怕这小丫头做的鬼，也未可知。你且胡乱闹闹，早些吃酒回去。”一刻，高翠官来，请二保房中摆酒，并观保一同坐席。一娘出来，向观保说：“今日不来陪你，他家三儿已到，把过信在外伺候，我得空着人来请你。彼此在心，我还要梳洗妆饰，重整罗帏，莫怪，莫怪。”

观保不乐，只得到二保房中。二保是个三十内外半老佳人，风尘多年。席



间百般撩攘观保，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酒至半酣，翠官出席。尤进缝也随他出席，明让观保与二保订交。观保亦借二保消渴。事过，二保同观保闹到翠官房中。忽闻酣歌弦索之声，却是一娘陪本京人在上面客位，弹唱琵琶饮酒。观保闻之，心中不乐，即拉尤进缝，“速走罢。”到家愁眉不展，面带忧容。赖氏不知，说：“乖乖，往日玩了家来，欢欢喜喜，今日回来，为何不乐？是那个欺你，还是同尤哥哥搅嘴有甚事，说与做娘的听。只要你放乖些，随便甚的事，你老子不肯，有我做主。”观保到底是个小孩子，被娘一问，就把一娘如此这般，一一说出。赖氏说：“这件事你愁甚的，好个呆小伙。今日早些睡，明日请尤哥哥来，等我托他代你办。”观保说：“若本京人要买他怎么”赖氏说：“你又呆了，他是有夫之女，怎么能强买他。我们先下手为强，预先说定价钱，多几两银子与他男的，余事人银两交。这些事，你家娘从前都代人办过，那怕三只眼王令官，我钱可通神。”观保得了赖氏这番话，方转忧为喜。

一宿已过，次日大早，赖氏着人请尤大爷说要紧话，即刻请到。尤闻请即至，赖氏重托尤进缝，代观保办陈一娘事。只要成功，不惜银子。尤进缝说：“太亲母委晚生办这件事，敢不尽心。昨日同老妹丈谈，恐怕高家见一娘与老妹丈这等亲热相好，做出本京人呆包八个月事，自抬声价，希图得多金亦未可知。俟晚生即去访确，再来定计买他。”赖氏说：“尤小亲翁，做事不错，娼家往往如此做色。”尤进缝说：“我就此出马。”赖氏说：“事成重谢。”尤进缝说：“岂有此理，骨亲如何说此套话。只是一件事成，不能娶在家中，只好在外寻房居住，瞒着亲友，寒舍断不可晓得。”赖氏说：“看小亲翁做事，可谓周密之至。”当下尤进缝四处访实，果非虚情。即回赖氏信，商量谋买一娘。赖氏特办一席，请他上坐。观保执壶敬酒。赖氏亲自上茶，大事奉托，朝上拜了一拜。尤进缝连忙回礼。又叫儿子下他一礼，连忙拉住，说：“如此盛意，晚生若不尽心，是禽兽不如。”当日席散，观保送至大门，深深打一躬，说：“拜托，大事办就，永不忘恩。”这些闲文不叙。尤进缝已有成见在胸，说：“这件大财爻，淌到我手里来，我一生穿吃不了，明日须上紧代他捏成。”次日即来拉观保，到双喜堂吃酒。直接就与赖氏说：“迟了到二鼓后，即在他家过宿，明早家来。”赖氏点点头，向观保说：“到人家，睡觉放乖些，不要在床上夜里搅嘴。”说说笑笑出门，早到双喜堂。真是事有凑巧，本京人住了一宿，次日官府点他出门公干，有十余日不到这。观保到了高家，陈一娘即将观保拉到房中。观保即把娘允他一切说知。一娘大喜，不免有些琐事，不叙。

且言尤进缝，进了翠官房中，说：“我有个大财神送你，你肯收下么”翠

官说：“你我相好，不曾分家，诸事要你挑我。倘有财爻，均沾福庇，你伙计也不是外人。你的财神，我也晓得，此刻在一娘房中混账哩。”尤进缝说：“你实在太油。”翠官说：“那有你，油进缝了。”尤进缝说：“我只会进你的缝。”翠官说：“你代我抹皮放乖。说说正经话，是件甚么财气”尤进缝才说出，观保要买一娘一番话。翠官说：“此事，小钱子没得一万两银子，须得五千两才打得动他。他家男的，把这个女人当作摇钱树一般，每年借他身体，要寻几千两银子。有某少爷出银千两买他为妾，还打不动他。现在呆包一百两一月，仍有差办。也作一百两，没几担银子，打他不动。你我代他做这件事，未免伤天害理，活拆散人家夫妻。不要寻千把两银子，我说万金是宽打窄用，那里没人拜光，还要悄悄。”尤进缝说：“今日小钱在你家过夜，我陪你晚间谈谈。”翠官说：“又来挑我，我代你把事办成，我也不开这牢门，瘟气难受。在这件事上，寻千把银子，闭了堂名，和你过经纪日子。我从小做生意，到而今又没得个亲男人，混了这些年代。”尤进缝说：“若如此，我也不娶亲了。”翠官说：“有了我，你也不敢出去胡行，试试我的手段。”尤进缝说：“还未到我家，预先吃醋。”翠官即把尤进缝身上一把掐，把个尤进缝掐了跳起来，说：“好奶奶，我不敢了。”翠官方才放手，同出房来，唤观保一娘坐席。他二人同出房门，席间翠官发挥，敬观保一大杯酒，要他即干：“我代你做个好媒，你就明白了。”观保不善饮，勉强吃了一口，早有一娘说：“你不济事，我代你干罢。”翠官看见，说：“这小丫头，专会疼男人。明日嫁钱相公，真正当作儿子待哩。”当下说说笑笑，观保忽问到二保：“如何不叫他出来吃酒”翠官说：“他今日有人带出游湖去了。”这句话，提起一娘心中件事，说：“无耻淫货，前日他把十四岁小孩子，拉了混账，真正是个滥淫妇，不值钱。”把个观保好没意思。有尤进缝打花脸，说：“不用多言，大家早些进房干正事。”随即一娘起身，拉观保进房吃酒。他们是熟径，不叙。

单讲尤进缝与翠官，夜间说定，一娘身价五千两，陈一子净得三千两，外二千两，媒人偏手当兑五百两立契，余俟抬人交兑清讫。次日一说与观保，观保归家，告诉赖氏。赖氏说：“只要人合你式，几千两银子不为过，须要稳妥，不可有变。”观保说：“明日尤哥哥来，自然明白。事已定局，来年新正即可抬人。今年须要看所房子才好。”赖氏细想：“单门独户，没人照应。他年纪又轻，如何住法，须想出一条万全万美善策，必要与人同住。家中亲眷，一个都倚靠不得，就忽然想出一条路来，说眼前一个好好人家，如何忘却。这因生出这一段无情枝叶，有分教：

钱成蝶舞如飞燕，又入寻常百姓家。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贺新年途间逢旧雨 感寒疾梦里入阴曹

这赖氏想到费人才家：“止母子二人，住了两三间房子。在他左近寻一所大些房子，先安置费母子在内，我与费奶奶拜为姊妹，观保便是他姨侄，明年一娘娶到他家，岂不是两全其美，谅费家母子不能推辞。独这两三天，费人才不到我家相应，明早到他家去面谈。”次早，赖氏到了费家，见了费大娘，问及费人才，说：“连日代人管件闲事，羁绊住了，故而三日未来陪府上少爷。小儿一切，蒙太太盛情，念念在心，无以为报。”赖氏便说：“相好莫作客话，还有一事奉求。”赖氏把所想之事，一一说出。费大娘大喜，满口应承。“房子仍托令郎代觅，看定成交，到我处来兑价。”当下赖氏，约费大娘并伊子到家，先结拜姊妹，然后观保拜认姨母，钱家添出一门姨亲。钱是命终日在楼，并不管赖氏这些闲事。银子出入，俱赖氏经理。费人才在家，母子商议说：“寻房不如自起，我家屋后，现有空地，平常种些菜蔬，莫若撮他有钱财主，起造朝南三间，两厢大大一进，后边余地，可起几间厨房下房。有法怂恿他，包管一说便成。”果然费人才向赖氏说：“外边房子尽有生处，居住总不妥贴。兄弟年幼，且此事到底略为牵强，府上有此事业，外面人都晓得，若离家过宿，太远亦不便。”费人才即将商议办法，细细说与赖氏。赖氏大喜，说：“好极，就如此行，索性连府上外面两三间，一起动手，改作客位。太太同贤侄，先请正室住下，留一房间与观保，岂不大妙。”费人才故意推说：“我家仍住旧屋，后面空地，借府上盖屋，为兄弟恭喜娶如夫人之宅。”赖氏说：“还好哩，我家观保，诸事要姨娘照应，与亲生一般，将来他两口儿，要格外孝顺你家母亲才是。贤侄这般说法，不像至戚。”费人才说：“如此真切，光莫大矣。”赖氏说：“套话莫说，拜托把匠人叫来，一切起造花样，都托你办，到我这里兑银。”费人才说：“敢不尽心。”银子凑手，诸事易办。不一月间，已起造毕。这里费人才代钱家监工，尤进缝得便即带观保到双喜堂，与陈一娘相会，兼将一娘身价，与翠官谈定。其夫陈一子，得银三千两，当兑五百两，余十二月三十日，银票一纸，交人给银。外二千两，偏手使费，也到一娘进门交兑。与赖氏说知，一切如命。费家房子已成，费大娘先搬进住下。陈一娘探得本京人差出，即着小厮来请观保，到堂过宿。凡到一次，总用十余金不等。赖氏又要了一娘衣裳尺寸，代他做四季衣裳，打造时尚首饰。忙了几个月。

不觉一年将尽，这本京人，要跟本官来年进京，遂与一娘打账。一娘喜出望外，其夫又急需钱项，年下应用，催促钱家拾人。这观保巴不得，即娶来家，就于三十日，用一乘小轿抬到费家新房。当夜将银交兑清讫。观保如得至宝，不暇择日，就与一娘旧店新开，成其好事。尤进缝这一夜，将二千两交与翠



官，开发一切，仍余一千六七百两，便就在高翠官河房守岁，天明始回家拜年。观保亦于次早，回家拜年。新正贺节事毕，赖氏欲见一娘，到初四日，只说到费府拜年，钱是命那里得知。赖氏见了一娘，满心欢喜。一娘向赖氏请安磕头，又递上一碗莲子果茶，代太太发兆。赖氏递手赤金二锭，一娘又下礼说：“多谢。”这赖氏，原是放印子钱，做稍媒的人，那里受过这种恭维，真个心满意足。不时就过来走动，爱如掌珠，只瞒了钱是命一人。钱是命虽无多朋友，有几家亲族，一两个朋友。到平时，足不出户，亦不大下楼，银钱出入，交与赖氏。

也是合当此事要破，有一个文盛钱庄老伙计，京江人氏，姓周字厚安。为人口快心直，自钱是命过店之后，几年不曾见。今日途间巧遇，便喊：“吴老爹久违了。”说两句新年套话，便邀钱是命到茶馆，少坐谈心，将观保娶有夫之妇为妻，告诉钱是命。虽然钱知债主找到，听这番话，不觉又气又恨。说：“怪道如此，他母子瞒我，做出这种事来。”继又暗想：“若家去与他们理论，又怕赖氏说出恶言恶语。不如代观保完娶尤家亲事，了其首尾。事后已不与赖氏说，带几两银子出门，访一禅门高僧，拜他为师，忏悔从前过失。”主意已定，与京江人无多谈，各别。次日，与赖氏说：“观保今年已十五岁，人已长成，早晚须烦媒保，同尤亲家说，今年择吉，代他们成其百年大事。”赖氏说：“老爹今年要大发了，我说你也该把儿子身上事办办，终日登在楼上，对着个观音，磕头烧香。你又不是个和尚，菩萨赏了你个儿子，你还求他甚的。休整年也不与我同床，难道叫我找人代你再养个现成儿子。”钱是命说：“你又来说笑话，有个儿子就罢了，如今代他们成就起来，明年你就可抱孙子了。”赖氏欢喜说：“老爹莫说空话，就要去办，一切事有我料理。你办桌酒，请媒人家来谈谈。”于是，钱是命请媒吃酒，两边说定，择了吉，于八月二十一日过门。赖氏忙儿子亲事，少不得费、尤二人。观保自得一娘，足有三个月不曾出门。高翠官收了门头，辞了王伙计，二保、福官随母带去，房子退与业主。尤进缝要娶翠官，同父亲尤老实说是大家打发出来的小老婆，有二千金现物，首饰衣裳在外，又不花费多钱，只用择了吉日，用一乘轿子悄悄抬到家中，衣裳什物到日发来。尤老实信为真事，满心大喜。此是尤进缝娶老婆一段佳话。

还有费人才，代赖氏起屋，兼观保娶亲事，大有沾润。语云：“饱暖思淫欲。”他见尤进缝娶了翠官，观保娶了一娘，独他当日相好王二保，自翠官脱籍，二保不知何往。原来王二保是本城剃头王二老婆，虽不甚美，却生得油样。从前未上门头，阅人甚众。后来王二将他送到翠官家做伙计，颇得客家欢心。今翠官歇业归家，意在重寻旧好，费人才亦思叙旧。一日遇于途次，二保邀



至家中吃酒。他二人是渴衷初解，嗣后得便即往。王二素有生癖，与二保琴瑟久悬，竟听二保自便，且可博金。费人才想到自己尚未娶亲，与二保商议说：“你做王二之妻，若非你有相好，岂不终年守寡。”二保说：“他与坤道，恶之如矢，终日在矢里寻乐境，我也不喜他来缠我。他能开笼放鸟，你也未娶，我跟你家去，一夫一妻，那里还做这些勾当。”费人才说：“你若真心跟我，你问王二肯卖你否如卖，我出银子，凭媒嫁我。”二保说：“你今日莫在我家宿，等他晚间回来，我套套他口气，明日你来讨信。”费人才说：“我去了，明日耳听好音。”二保心中暗想说：“观保现将一娘娶在费家，观保与我有一次之交，将来我去，他断不能忘我，岂不是一举两得。”王二家来吃晚饭，二保即说：“你今日不必出去打兔子，在家里睡，我同你有个心谈。”王二说：“奶奶，你连日颇有个把脚，难道还吃不够哩，又找到老王了。”二保将王二啐了一口，骂道：“嚼舌头哩，我同你说正经话。你晓得，小费子被我盘住了。他想买我家去，我同你是一个人，如今同你商议，将计就计，卖与他混几个月，卷他一股大财出来，叫做放鹰。他若不依，就告他一状，叫他嫌的不义银子，花消干净。”王二说：“你好主意，就如此办法。”当晚，王二过了一宿，次早出去，费人才即来讨信。二保说：“我代你办得便宜，有观保撒下几个钱。”费问若干二保说：“便宜得很哩，连靡费二百金，人即到你家了。”费说：“就是。”又问：“你二人说定，没得反悔了。”二保说：“决无反悔，如今就凭隔壁做媒王妈妈写张喜书，明日即可抬人。你须家去收拾房间，办齐银子，莫漏风声，怕有拦妆打降争论。”费人才说：“我即去办事。”当下回家，与费大娘说知，旋即让出房间，移向厢屋，取银去做事。到次日晚间，一乘轿子，抬到家中，草草成礼。从此，一娘不悦，时刻提防观保不题。

且讲赖氏，代观保办理娶亲，每每已届七月。观保终日与一娘形影不离，费、尤办自己亲事，兼办观保亲事。这半年如在雾中过去。钱是命在楼间，秋来偶感寒疾，赖氏也不经意。一日夜间，合眼睡去，见有二青衣持票至楼。票标：“吴文礼即钱士俊，该差扭赴来辕”字样。钱不知不觉飘飘荡荡，随二青衣至一大衙署，仿佛郡庙规模。上坐一位官长，又听有人报名：“吴文礼带到。”钱是命匍匐阶下，听上面叫：“吴文礼，尔本无赖细民，不能安贫。先听妻言放债，盘剥人家幼年子弟，赚有多金；后开店，又听妻言，干杀西商十万金。西商控尔案下。尔家供大士求子，已命西商托生尔家，消此十万之金。尔又畏强妻，不教之以正。明示前因与尔，尔坐观成败，任交匪友，不日财尽，仍有困苦，以偿暴殄之愆。尔妻曾逼一富家子，私债未偿，致寻自尽，累人斩祀。此子祖父，控尔妻案下，尔妻阳寿未终，尚有恶报。了结后，冥间自

有发落。尔寿已尽，亏尔平日虔奉大士，今大士为尔救苦，减去大罪一等，发在穷乡，做一迂腐秀才，终年教一副馆。有八口之家，无百亩之田。日闻号寒啼饥之声，一世不见细丝白纹，惟得几吊青蚨，养活老小。今权放尔回阳，将此言传谕尔妻知之。”言讫不见，仍卧在床。天明，即唤赖氏上楼，将这一番言语，说与赖氏。他不信，说：“你是个时邪之病，有鬼晓得你我隐事。来戏弄你的王爷，独不拿我去分付，可想而知。”钱是命又将生观保时，恍惚见西商进去，一并说出。赖氏说：“这更没相干，我记得不来的。你放精神些，儿子快是稳婆家老伙娶亲了。我下去，把幅天师符挂上楼来，再代你到东岳神堂，请两个香火，今晚来代你退送。再寻服秘方丸药你吃，自然就好。”钱是命心里明白，说：“这些事都不用做，我今日下楼住。”赖氏说：“原该下楼，等儿子娶亲，我们老夫妻受拜。那个人家像我家，又没有斗气，整年不同床共枕，也是件好笑事情。十几年阴阳不和，人都干出病来了。我下面煨粥你吃，好来搀你下楼。”这赖氏也是个骚货，听得钱是命下楼，指望做些关目，病就好了。这一下楼，有分教：

阴曹添个看财鬼，从此门庭鬼更多。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过大礼三朝送殡 脱凶服七里完姻

说这赖氏，听得钱是命下楼来住，喜笑颜开，叫人煨粥，请神堂香火，今晚到家退送。又将自己床铺收拾洁净，扶钱是命起来吃粥。钱是命闻了一下，不能下咽。说：“慢慢扶我下去，有浓茶把碗我吃。”此时心如火热，茶下去稍觉好过，浑身汗如雨下。赖氏代他用手巾抹干，又着两个小厮，左右衬垫，一步一步，搀下楼来。到得床前，就睡下去。说：“这床自观保养后，我就没有睡过。”赖氏说：“是你老人家心苗所发，那人推你出去的，还是那件待你坏了。你平空嫌人，今日是我福气，到又来同我成双作对在一处。等你病大好了，要同你再养几个小孩子，摆在面前开开心，何等不乐。还是愁他没得穿没得吃，不怕三个五个，都会抚养。”钱是命说：“我不过今晚的人，在世随你，死后更随你。你须记我梦中之言，勉行为善，以赎前愆。”赖氏说：“我不信这些邪，待你做些符法，自然没事。”钱是命已不复再言。到晚，香火来跳过。刚出大门，钱是命神气大变，眼朝上转，痰如牛吼。赖氏知道不妙，要喊观保来见一面，又恐儿子害怕。到三更气绝，才着人去唤观保。观保与一娘伉俪方兴，一闻凶信，魂不附身，浑身汗出。一娘说：“你不要怕，多叫几个人陪你，进房见见面。到家先要变服报丧。”观保说：“我在此躲几天，让家中抬吊了再回去。”一娘说：“这行不得。”观保无奈，只得同人回家，变服报丧。赖氏放声大哭，早有费大娘已来劝说：“老爹百年大事，一切未备，七

月天气尚暖，须早为置办。”赖氏即拿出二百两银子，交与费、尤二人，办棺衣等事。可怜观保报丧回来，不由得大放悲声，说：“叫我八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喜事怎样办法。单为这一天，我苦死了。”哭得碰头打滚。赖氏劝说：“呆牙子，你莫哭，先把死的事办过，难道你身上大事就不办了，我自的道理。目下人家遇此等事，都行孝里招的礼。看下年庚，不能又改，也不吉利。他死是他没福，少不得关起殓来供三天，放台焰口送他到土。古语入土为安。奔土如奔金。做娘主见，不得错的。今日是七月二十一日，八月初一日过大礼，这些事我都想定。”观保方才不哭。当下草草收殓，几家亲眷勉强来一拜而已。止费、尤二人，内外照管。旋着人下乡，与工佃说知，到第三日，请几个和尚，念念经。焰口毕，到五鼓，天未明起柩出门。赖氏与观保，坐两乘轿子下乡，并无亲友送葬。费、尤在家收拾，七个七都在坟上缴了。三日后，复过山，一概无事，家中专办喜事。赖氏说：“今日办两样菜，叫观保在他老子牌位前磕个头，烧个包子，借他一个月孝，多戴一个月孝再脱，不能喜事穿此孝服，又不少他一天。此事也该行得，没人骂我。”问之费、尤，都说：“大市通行，太太不可过拘。”赖氏道：“我说行得。”自八月初一日起，观保仍穿吉服。家中并无丧事样子。大礼已过，赖氏说：“我家这些亲眷，平素都不到。今日大事，每家转送他一盒果子，到正日，随他来与不来，我叫班十番，玩三天，敲敲打打，热热闹闹，吹打拜个堂，强如这些穷人来吃两天白饭，他背后还有鬼话说。”费、尤说：“太太此行甚是。你不把个信他，他日后不出人情，还要怪说把他穷人看不上眼哩。”果子送毕，尤进缝家中，有尤老实办事。

到十五日后，尤进缝要在家中，因请了两个相好朋友，一个姓毕字瀛洲，一个姓管字嘉卿，他两人都做些没本钱的营生。毕善画观音相，人赠他如刀二字外号，管凡玩头门中，无人不认识，均与尤进缝有刎颈之交。来向赖氏说及：“寒舍打发妹子，到尊府不能来帮忙。这两个朋友，一应事都能办。铺房以至正日大轿开发，他到了，说句就是，连高声也没有一句。”赖氏说：“尤亲翁的相好，定不差事。”十六日，毕、管二人，进门调停，一切尽善。赖氏大喜。到正日，花轿进门，委实二人说出，都无争论。费人才在内管账。新人进门，做富贵，一切俗事不说。是日，亲族一个不到。十番吹打坐席，并无一客。毕、管二人眼亮，说：“今日不惊动亲族，外客相应，烦诸位吹打，送了回来，我们如意畅饮，请两个小伴娘，出来吃杯酒，大家闹闹，早些送房，好让新贵人做团圆大戏。”众人齐声赞好。于是，送子后坐席，十番两桌，平时书曲玩友做两桌，毕、管、费三人一桌，叫十番两个唱旦的同桌坐。这两个唱旦的，一名增福，一名增寿，恰是两件尤物。不多刻伴娘代观保出来拜菜，早



有费人才将红毡抢去，说：“胡闹了，我们不晓得这些礼数。相宜二位，同新郎官，我们吃几大杯，回来送房，还要大闹新人。”观保见这两个唱旦的，十分爱他，恨不得带他同入洞房。七碗菜毕，有两个老伴娘，出来催请同着全福人送房，并无其人。赖氏说：“怎么办”内有个小伴娘说：“太太府上没有请人，如今席上两个相公，一名增福，一名增寿，合成福寿双全，真乃万全吉兆。请别的相公奏细乐，这两个相公送姑爷进房，真乃天缘凑巧。”赖氏闻说大喜，就如此办。观保进房，赖氏另取两锭银子赏十番，两个送房的、小伴娘想出这个法来，又消化他一定银子。外面毕、管回家，费人才在内。办明日拜堂事。次早，尤家送茶拜堂，晚间新娘做席，诸俗事不叙。分朝后，赖氏另请毕、管、费三人，办两席酬谢，肴极精美。观保又着人将十番增福、增寿并前小伴娘唤来。是日大宴钱门。赖氏封银二宗，每封十两，酬毕、管二人，二人再三不受。到是费人才说：“如不受，太太反不欢喜。”谦之至再，说声：“权领。”观保在席上，和这两个唱旦的，闹得不成话说，还有毕、管于中招着发挥。是日席散，来日尤家看亲事过，尤进缝仍来走动。观保恋着新婚，终日与凤姐绸缪。到满月做过，无事更了素服。

一日，想起一娘来，说：“不觉得己一月不会。”即走到一娘处，一娘独坐房中，把当初琵琶抱着，轻轻拨动。观保进房，也不理他。到是观保笑嘻嘻说：“一娘，你自从到我家来，几时要请你唱只曲儿，再三求你，总不肯。今日难得姑娘高兴，我洗耳静听。”一娘也不回答，便把当日千山万水小曲，重唱一遍。唱毕，放下琵琶，倒身向床里睡。观保知道怪他不来，只得陪个小心，双膝跪下，求他掉过脸来。苦求至再，一娘方才转身说：“你家有如花似玉美人，又来缠我做甚。我们是可怜没福的人，一个月连面见都不曾见过。我看你连日瘦了一层，辛苦坏了。我劝你落落篷，热锅里着罢，冷锅里也着罢。”观保说：“我当初和你，对天发过誓的。我那肯丢你。我实在家中有事，万不得分身。”一娘说：“月已满了，可以无事。今晚能赏光，屈你来过一宵不勉强你。”观保说：“我今晚定来，此刻且暂回，不到日落即到。”原来观保娶一娘，止尤进缝知道，尤老实一门，并不知情。观保回来，反向凤姐面前说谎，说到仪征谢孝。还有赖氏帮说：“该去得很，须两日就回来。”观保说：“夜行船去，来可傍晚。”观保到了一娘处。一娘说：“我有句话同你说明：‘合下我说过，你娶亲我不阻你’，今有句闲话，须要依我。你若不行，我们就从今日打账，我还干我旧业。”观保满口应承：“但说但依。”一娘说：“一家半月，公道无欺。”观保发誓遵教，无敢更变。一娘说：“一言为定，你若更变，与你打账。我从前发的誓，也是不应有的。就从十月初一日起，月之大小不论，到十六日才许你回去。如其不然，那时莫怪我无情。”观保此时



，到有难处。心想：今夜且同他住一宵再作区处。连住两宿，观保欲回家，想出一法，与一娘说：“每晚上半夜在此处，下半夜回去。一娘点头，说若有一晚不到，我就不依。”自此，遂以为例，总不离两处卧室，与费、尤久疏宴乐。这因一番冷淡，有分教：

嫩杨朝夕经双斧，还有狂风横雨来。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茶坊私议诱花消 空地绘图兴土木

话讲费、尤二人，早间无事，在茶社闲聚吃茶。费人才向尤进缝说：“这两个月，小钱子足不出户，不在家中就在舍下，几番约他，他都不理我们。不但没钱，连酒食都混不到。想出个甚么法来，要他用动银子，你我才有生色。俗云：碓磨不动，鸡犬无食。”尤进缝说：“费兄也该饱了，他代你空地起堂房子，难道日后还让他不成。二保身价，是那里来的。”费人才说：“你代他办一娘，不知寻多少银子。独我那几天有事，不得分身，你赚了个翠官做老婆了。”尤进缝说：“这些已过的事，都不谈。你我今日起，日后恶赚义分，你不欺我，我不欺你，大家热闹，难得捉住个肥鹅。”尤进缝细细一想，说：“有了，此事撮他必行。他家住房隔壁，有一空地，是一旧家。两个宅子，久无售主。去年卖与拆剥户拆料，至今空地尚无人售去，租入起草房居住，已经住下两三家。今日就去说这句话，我自有说法。事成，你我都照今日说头。”费人才说倘有欺心，天诛地灭。二人各散。

尤进缝直奔钱家见赖氏，闲话过，观保才起来洗脸。约已将中，尤进缝借问话，引到正文，说：“现届冬令，火烛偏多，府上隔壁空地，新起草房，颇为犯嫌。”赖氏说：“我岂不知，何能阻他不起，除非买他。我家要他无用，现在这几间房子已够住，还有惟观楼三大间，堆贮什物，下人住住。”尤便说：“据晚生代亲母想，这块地到可起得十几进房子。不过百金，便可以买下，起几进房子租与人住，亦可生利。”赖氏说，如果百金，还可以买得。观保在旁说：“我们买他，何不起所大房子居住，比今日岂不冠冕些，能要多少银子。”尤进缝说：“你家住已太多，须留一半租与人住。”当下尤进缝作句闲话，知道已有几分光景，暂且不谈。也不约观保出去，就要他往。赖氏留他吃中饭，也就坐下。观保同他到客位谈谈，便说：“你哥哥所说空地，我要买他起所大房子，还要起个花园，约些朋友天天聚会，也是一乐。”尤进缝说：“你志量颇大，如此作事，真荣宗耀祖之规模，发福起家之气象。须要说与亲母听，使他明白，自然我代你办得合式。”饭后，尤进缝去了，观保与赖氏商议，买空地起房。赖氏便依他，请尤进缝来谈说交易，正价百金，糜费中资几金，立契买定。龙即请人绘图，除正宅前后七进，旁一宅空地，与旧宅毗连

合并，起花园一座，从正宅甬道旁圆门进去，假山一岭，朝南大厅二间，沼山高下，尽种春梅，从假山石洞进去，连旧住房二进，改两番轩套房，后惟观楼不动。另换装修空院，栽芍药几堂，左右廊房。右首廊房中间，方门一座，进去有竹一林，花墙透露，通梅花厅。花墙后，荷花池，池边垂柳数株，蝴蝶厅一进，四面轩窗，厅后桂树十数株，山石高低点缀。中有楼下厅三间，旁有月台，中楼通惟观楼，楼上四面轩窗，兼可眺远。余地有茶房，园丁住房通新宅厨房。此图绘成，花树竹石，加之设色，真一幅本地洋画。赖氏、观保见了此园大喜。观保恨不得早晚构成。尤进缝说：“万不得已，今年开工，明年落成。”赖氏说：“且把匠人叫来，着他先估看，要多少银子。”大凡匠人估看，都从少里说起，果然匠人估了二千两银子。赖氏尚嫌多，匠人说：“若敷市起，不必十分坚固，可以千余金，如今且择日开工，砖瓦木料，一切代府上，都从省俭里用，包管便宜好看。”赖氏即择日开工，托费、尤二人采买砖瓦木料，兑出银一千两。岂知平地起房，这一千两银子材料到家，有掌作匠人一算，才得十分之一。赖氏向前匠人说：“当初你估看二千两银子，如何今日掌作大师傅这般说法。”匠人说：“我是约略估看，那知动起手来不够。太太府上开大工，我请两个大师傅来算料，都是从省俭里办。我匠人保佑府上千年万年，是我个门楼生意。将来大爷日后做官，还要我来起府第哩。太太旧宅是老爹在日我办的，房子成功就生子，相公今年到娶了小娘，明年大房成功，太太又要抱孙了。”赖氏被匠人一番奉承，说得快活。说：“拜托师傅办省俭些，明日再付银一千两，置办一切。”话无多烦，到年终已用到五千两银子，初具规模。费、尤二人监工购货材料，观保日与两少妇盘桓。到了春初，房子才有三分样子。转瞬又届四月，芍药花开。观保想：“我当时得陈一娘，大亏芍药为媒。自看龙船后，就办陈一娘事，未曾登过游船。今花事正盛，相宜约二人，看来往女郎看花。费、尤二位，湖上一游。唱船有出色俏丽，可唤上来，开怀行乐。连日实在困倦无力，藉此以消长昼。”想定，即约二人同行。这番复游，保障惹出风流案件，有分教：

绣帏重结鸳鸯带，再到天台访玉人。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回 钱观保落水妄站龙头 赵福官定情诱尝鸦片

话讲钱观保，带了费、尤二人，同到码头。这些船家，都认得观保，就有多少舟人，捡只大划船请他上来，看过花，闲坐船中，见岸旁匠人收拾龙舟，观保说道：“去年五月，龙舟上站头少年，颇为出色。”因向费、尤二人说：“我想站个龙头倒还有趣。”尤进缝说：“这龙头是一等有脸面的朋友，头等把什才能站，如何得到外人。”观保说：“你代我想个法，让我站站。”尤

沉吟半晌，说：“须得在船上做个大功德。他们船是敬神的，太子最灵。若做了功德，站上去有太子保佑，如履平地一般，心并不怕。若旁念一生，失脚踏水，有性命之忧。此事我担不起。”观保说：“我用宗银子，略站一刻就罢了。”尤说：“一刻也要小心。明日代你会会船上会头谈谈。”当日游湖，各归无话。次日，尤进缝代同费人才，会玩船把什，谈定出五十两银子，一应不开，包站五天龙头。他两人回说：“在会上出一百两银子，办顾绣旗伞、水手等人。五天服侍，每天十两。观保点头就是，专等五月初一日站头。这十余天，也不出门，费、尤二人赚得银百金平分。月底即雇下一只大船，包定五天，到初一日，勉强站了一刻，便叫头晕足软，上大船安坐不站。初五日晌午过，坐上大船。观保素不善饮，这日在家晌午，吃了一小杯雄黄烧酒。来酒兴，要趁人众里夺趣，龙头上一站。费、尤说：“让过酒兴，到闹热处站一站，且稍定定。”那龙船上人不知，早来请大爷站头。观保即跳上龙头。两边划船人，都是得过口化，人人亲热照应，把船摇得稳稳。谁知远远有只大船，不知谁家堂名，带了几个出来看龙船抢标。瞧见一个冤家，妆扮得似玉人一般。观保望出神，忘却站在龙头，便手舞足蹈，轻狂起来。摇船人喊：“大爷站稳，不要乱动。”尚未说完，观保从旁落水。大亏跳水抢标人眼快，即跳下将观保捧上。口中尚未有水，浑身衣服湿透。幸未出虹桥，水浅，早有大船接住，将他坐在船头上。费、尤二人，吓得面貌失色，船上人晓得，说：“不碍事，起水快，口中幸没多水，速换衣裳，定定神，吃碗姜汤。”船上人送上姜汤，打热手巾揩脸，衣裳没得换，尤进缝忙中有计，说：“幸才离码头，着人跟我，我到混堂洗澡，将我衣裳即刻拿来与钱大爷换，不必家去拿衣服鞋袜，恐太太受惊。到城里店铺。把衣裳鞋袜查全了来。”尤进缝进了混堂，早有人将衣服鞋袜拿去，与观保换。另有人进城查衣服鞋袜，不到一个时辰，俱办停妥。观保二次换衣，仍将衣服送与混堂，闹了两个时辰，才平安上船静坐。观保站头之心已灰，又有一条肠子。此刻事定，才说出来道：“怪不得尤哥哥说，站头不可有他事出神。独巧下水之先，遇见那只大船。上有无限女玩友，内有一女人，是前年双喜堂赵福官。不过年余未见，便留起头来，梳了大头，比从前标致多少。我眼睛望他，他已将眼睛望我，留意我，一恍惚，不觉两只脚就空了，从旁边歪下，大亏划水人抱起，明日要格外口化他十两银子。”费、尤说：“原来为此。”尤进缝说：“你算是同赵福官下过水了，不用胡思乱想，早些家去，明日谢谢菩萨，是个人险板。”观保说：“龙船无可看，我们趁早去望望赵福官，看他在那家堂名，无事到他家走走，也是一个消遣地方。”尤进缝说：“你要晓得他的落脚，他自离了双喜堂，就上了同兴园苏帮。今年才十五岁，他的相好甚多，其门如市。今日端阳，或者他家无客，还可陪你



吃顿酒。”观保闻说，心痒难挠，即换三把桨快划，摇进水关，到了同兴园。这同兴园，是个大门头。他家苏扬两帮，有二十余人。观保要定福官，费、尤看定两个女脚，各自回房。观保进了福官房，便说：“我为看你站龙头落水。”福官说：“我装鸦片烟你吃，先代你消去寒气，嚼与你亲热。”观保说：“我不会吃。”福官说：“你不像个玩的人，你睡在我这榻子上，我来服侍你吃。”那福官取出鸦片，一套家伙。观保从未看见，福官说：“你先左右两边吃过，慢慢把你看。”福官卷起袖子，在小盒内挑出烟来，在小灯上点着，叫他左边嗅过，又叫翻身如前，也嗅过。观保觉得清香异常，如入芝兰之室，浑身精神抖长。说：“有趣有趣。”福官说：“这是第一件有趣东西，你若想吃，不时到我家来，包你长长吃去，不愁不做地上神仙。你把陈家一娘娶到家中，可有这些有趣的东西。当初弥呆心同他赌咒，那时我才十三岁。你去，他便同他家男的商议，说借你家放场大生意，少不得不出三年内，就有变动。当初若还要了我，我是没得男的，有个寡居母亲，同你一线到头过日子。我貌丑，你不中意。今日有缘相会，我陪你吃过酒。若还不弃嫌，下次可来挑挑我家。”观保说：“你的人多，那里有我在眼。”福官说：“你如此说，我明日便不接客，专接你一人。”观保被这一番话，说得茫茫无主。事后吃酒。费、尤因他落水，匆匆催他家去。不知观保心内，又怀了个核子，但觉心中时时有一福官在内。家中凤姐与陈一娘，虽照常过宿，只是敷衍门面。日里只觉四肢无力，由得要鸦片嗅嗅，才得清爽。越想福官之言不谬。这鸦片，岂是人一日离得的件东西，就要到他家吃两口，这一天才得过去。始而与费、尤同去，后来渐渐胆玩大了，直接自去自来。每到一次，总要用数金。从前用银还向赖氏说，自娶亲后，以至起大房，一切事故，要用多寡，即取之不论。房子到五月，才有六分工程。观保不耐烦，催匠人日夜赶办。他自吃鸦片后，大有精神，往往一夜不睡，催起成功。赶到七月，大工将以告竣，与费、尤商办摆设裱糊，这一番焕然改观，有分教：

大厦将成谁是主，暂时行乐等浮云。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钱观保大宴雅观楼 陈一娘私探假山洞

话讲观保与费、尤商量铺陈一切。尤进绕道：“此事我已在心，定有章程。现在功亏一篑，待大工各账结清，我自有点缀，不用烦心。大约迁移过中秋团圆节，赏月饮酒，决不有误。铺陈约计千金。”观保说：“只要成功，也惜不得银子。”到七月将终，尤进缝将起造各账结下，共银一万几千，算至厘毫，一本细账。赖氏此刻，已是照账兑交，又另开铺陈一单。正宅只不过檀梨，应有什物。尤进缝知观保意在外边，花园除铺陈外，另请毕如刀起园名，并

各进匾联，与新宅门楼、屏门、大厅匾联，写一清单，与观保过目。上写是：  
谨将吉宅名园逐进匾联恭录呈政，间有一二妄参管见点景处斟酌而行之。  
计开：

新宅门楼屏门：

联 射朝新世泽

让国旧家声

又大厅：

匾 睦谨堂

联 凤趾高冈堂构忽然俱改旧

莺迁乔木规模从此又重新

二厅：

联 谈笑有鸿儒观花自娱

春秋多佳日对酒当歌

住房(可以从俗用吉祥句)：

联 门前陡长摇钱树

堂上新添聚宝盆

花园大门：

匾 小安乐园

梅花厅：

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

匾 吟到梅花馆

假山石洞：

匾 阳春曲径

两番轩套房(天井宣栽牡丹点宜石)：

联 于此间得少佳趣

赤足以畅叙幽情

匾 迷香深处

惟观楼：

匾 改雅观楼

联 平地起楼台点出山林归大雅

依山培竹树偶来风月咏奇观

廊下方门：

匾 竹深留客

联 到门不肯题凡鸟  
看竹何须问主人  
荷花地(临水宜添水亭):

匾 南风消夏  
联 到此调冰水  
还教烹藕丝

蝴蝶厅:  
联 四面轩窗临水阁  
一庭明月浸幽居

楼下厅:  
匾 三友草堂  
联 逍遥岁月惟三友

啸傲琴书有一人

以上匾联俱含讥刺之意，只欺了费、尤等人。观保一一看过，不胜之喜。说：“要三两日办成。”尤进缝约计要作十天。花园匾联或用楠木板镌，或用漆粉灰镌，赶工加价，十日方可。”观保择定十三日搬家，十四日宴客，要尽初十日齐备。自初一日起，各匠裱糊油漆，费、尤去购买各物请善书者写匾联，以至画条签壁炕背，无一不备，整整忙到初十日齐全，十三日搬过去。是日，贺客送礼者，尤老实一人，余者平日玩友。十四日宴客，尤老实素不人家赴席。费、尤暨毕、管二人十番玩友等，晚间摆酒雅观楼下，有十番增福、增寿二旦敬酒，直饮到尽欢，更阑方散。以后凡遇饮酒，都在雅观楼下，与两番轩套房。尤进缝又代他觅了两个小妖，不过十三四岁。一名玉郎，一名桂郎。两名贴身服侍，在套房安宿。观保到套房，这两小厮侍立，无非茶烟微事。尤又知他鸦片有瘾，又代办了鸦片一套物件，教这两个小厮服侍。这一番大宴，外面人，背后也不称他小钱，也不叫他乳名，直以雅观楼三字作他的外号。遂传一传百，无人不唤(以下书中叙他的事，亦以此称之雅观楼)。到十五日，请的是费、尤两家女眷，陈一娘认费大娘为干娘，同到了钱家看新房，游花园。时桂花正放，诸女眷坐桂花厅，听十番唱曲，打嘉兴锣鼓弦词，说玉蜻蜓小说等书。晚间席散颇早，各人回家敬月。惟陈一娘不回，要与凤姐月下拜为姊妹，还要同凤姐进假山石洞、阳春曲径、迷香深处耍子，日间未曾游到。上雅观楼玩月，然后才回。这是一娘用的鬼计，他日闻见雅观楼刻刻与增福、增寿在一处，又见贴身有两个小妖，知雅观楼又有左癖。尤凤姐虽是件尤物，到底是良家女子。一娘是歌舞中人，况又尖伶，一见便知。此时凤姐不能却他，与他月下拜为姊妹。一娘大两岁为姊，姊妹称呼。更余同携手慢步，到假山石洞。



这一天，女眷席不用增福、增寿敬酒，雅观楼自备一席，摆在套房，有费、尤并二旦一桌。雅观楼微饮即醉，酣时连玉郎、桂郎都在一桌，也就无言不谑。不料凤姐与一娘在帘外看得明白。一娘不悦，凤姐说：“姐姐他们闹酒，我陪姐姐雅观楼看月。”是日月色如银，一娘与凤姐慢慢步上楼来。四面短窗，推开一望，真一大观也。两下看了半晌，一娘要回去，凤姐仍留他过宿。说：“是了，今日佳节，姐夫要与姐姐团圆。”一娘说：“我是守寡的人。”凤姐惊问说：“姐夫怎么不待你好”一娘道：“贤妹不知，他终日在外，寻花问柳，还与恶少狹昵，干不洁勾当。这样下作，我能与他好么。”凤姐点点头说：“怪不得姐姐心冷。”说罢作辞，凤姐着家中妈妈送他回去，仍约菊花开时，还请来园赏菊。一娘多谢回家。是晚，雅观楼大醉，费、尤扶他在套房榻上睡，叫二小厮服侍着。家中人照料灯火毕，各自回家。一娘回到家中，心内暗忖道：“小钱子如此负心，前月来说告假一月搬家，我道是真话，如何能拗他。那知假山石洞内，添了这些妖精缠住，那有心肠记挂着(原书下缺)

#### 第十回 雅观楼初请画观音 陈一娘复归旧夫婿

话讲雅观楼等得尤进缝来，尤见他面有忧色，一时不解。因问：“兄弟今日为何不乐想是宿酒未消，害酒不成”雅观楼道：“我正要同你谈谈。”遂将早起一娘事说了一遍。尤进缝道：“妇人家除此事，喜的是衣裳首饰，你办件他心爱的东西与他，包你无事。他见你两个小的贴身，面孔衣服略为干净，他便疑到邪路去。不合叫他两个小的坐下吃酒，我后来听得，他同舍妹晚间步月，进假山石洞，雅观楼看月到二鼓，家中妈妈送他回去。”雅观楼方知为此动气。说：“为今之计如何办法”尤进缝说：“你把好珍珠换几粒与他，再用巧言粉饰其事。不妨将此事都推在我与费身上，你们和好，再请我们吃酒。如今依我办法，我与费太太商议，今晚悄悄到他家，轻轻推门进去，让他开门不及，你大踏步进房。这进房的关目，是出独脚戏，你一人唱。”雅观楼如法，晚间进了费宅，恰一娘独坐房中，便直走进房内，陪着笑脸说：“我换了几颗大圆珠子，与你穿枝花戴。待菊花开时，我家凤姐约你玩一天。”一娘说：“我便去，要甚么眼睛珠子，留与你两个标脸，钉钉小帽，到不更好看些。我这样的人消受不起。”说着，雅观楼就将此件递与一娘手中，他也就来接。一见，不由得脸色便转了，说道：“也还合用。我留着嵌副耳环，少一对大些的做坠脚。”雅观楼说：“明日就办了来。”一娘赶口就说：“你明日倒进了洞，拿钩子也搭不出你来，还代我办哩。”雅观楼说：“此事冤枉难明。昨日费、尤两位，他们叫十番两个唱旦的，进来陪酒，后来酒吃深了，他抵死叫我家两个小的，坐下吃碗饭。他们两个小牙子，站着伺候两个时辰，是一时权便之处。况又在套房深处，并无外客。不料被你同我家凤姐，看月出来窥见，你就

乱疑，我观保最不喜此一道。两个小厮，不过跟着出门，应酬到还伶俐，岂有别故。你如不信，发誓你听。”一娘说：“牙疼咒须要明日，待我打发吊了。”允定明日打发，嗣后照旧，一夜不问，一娘方与雅观楼共宿。过了一宵，次日并不打发两个小厮。午后又到同兴园会福官，将一娘闭门不纳，说与福官。福官道：“他是初闹，将来把全套做出，不怕你不请他出去过，要卷笔大银子，才肯住手。有几句闲言，你试记着，日后句句总是要应。一哭二饿三睡觉，四剪头发五上吊。到上吊时，看你怎么了事。”说着，雅观楼脸便吓白。福官道：“你不用怕，早为斟酌。”又说道：“一娘与我，对天发过誓的。”福官道：“这是弄人的套子，你不晓得，不知我们正经。”自此，雅观楼怀了鬼胎在肚。

不觉重阳将近，菊花初放，凤姐接一娘赏菊，二次游园，仍进假山石洞内，与凤姐游曲折套房。走到深处，另有暗门半掩。一娘欲进去，被凤姐拉住说：“姐姐不用进去，这是你家妹夫，两个小跟班在内做房，我从不到此。”一娘眼快，早窥见两个在内，折叠衣裳，便不进去。回头上雅观楼眺望，他心中有了主见。当晚回家，雅观楼来过宿，也不与他说闲话。推道：“今日体倦”，让他混闹半夜。去后想起一件的心事，央人把他当日的王妈妈约来，着他带信与陈一子。这陈一得了一娘身价，在南京秦淮寻了一所房子，开了大门头。今番王妈着人专信叫他来拐，钱事有活动处。陈家星夜赶来，住王妈家中。一娘得了信，早起在房也不梳洗，也不饮食，倒在床上，阴阴的哭。费大娘不知何故，问他不说明，劝他不住。再问他，他起来拿把剪刀要剪头发。费大娘连忙抢下，即着人悄悄寻钱大爷来。雅观楼得信，又不敢到。费、尤二人在坐知情，说：“此事须要你去调停，必有开罪之处。”雅观楼说：“就是菊花一看，看出这场事来，叫我有甚法。我如今心已灰了，这样吵，还有甚好处，分明是冤家对头到了。相宜拜托二位，把他男的喊来，叫他带去罢了。”尤进缝说：“你太看得容易。他来得还去不得，他家男人并不在扬州。我闻得他在南京开了门头，此事非经官不可。”雅观楼说：“要托二位想法，把我眼前钉拔掉，拼用几两银子。”费、尤二人道：“你到底要去解释，这人平时并不见有不妥贴处。”雅观楼有福官之言在肚，死也不去。尤进缝说：“你不去，恐老这样弄出件事情。今日费兄家，要夜间防备些，明日再作区处。”果一娘到晚间，见雅观楼不来，他便起来梳洗，敷粉涂朱，穿起衣裳，坐于房内。费大娘即送粥与他吃，他便吃了一两碗，并不同人说话。独坐房中，如有心事之状。费大娘也不好问他，专等雅观楼来交代他。及费人才家来，方知不到。把日间尤进缝夜间防备的话，说与费大娘。都来劝他睡觉，他便叹口气，将门拴起。费大娘不睡，在儿子房中听他动静。只听得箱柜响声，不知何故。少顷，听得开

房门声，阴阴哭出。在板缝里偷瞧，是夜月光正满，堂屋大榻未上。见一娘穿一身新鲜衣服，钗环首饰，妆束得齐整，如出门模样。仍将自己房门闭住，即取小机一张，双脚站上，腰间解下大红顾绣洋绉长腰巾，做成一圈，挂于门帘钉上，欲去投缳。费大娘知其不妙，忙开门出来，双手把一娘抱住。说：“姑娘做甚呆事。”一娘说：“亲娘，我不害你，让你女儿超生去罢。”费大娘说：“你遇见邪了。”这里，费人才拿苕帚来，在他身上打了几下。费大娘即将一娘拉到房中，叫小厮烧开水。又叫人到钱家，悄悄把信与雅观楼。此时还在套房与玉郎、桂郎混。闻得信，便请尤进缝议事。尤得信，便连夜来会雅观楼。说：“事已至此，非经官不得了事。”雅观楼说：“我要避避才好。”尤说：“不用避，我请毕如刀来，他专代人办官事，且一枝好笔，无词不准，无理亦赢。此人请他来一议，包管六爻安静，不过用笔银子。”雅观楼情愿用银，催着请毕如刀办事。尤进缝又到费家开说，要他婆媳看着一娘，约费人才次早会毕如刀。毕知是笔财气，大有生色，就捏了费、尤一把。说：“你我一人。”毕如刀同到了钱门，雅观楼见了，就下他一礼。连忙拉住说：“小事，包我身上。先做个底子，你看何如”即坐下，取张纸写个底稿，与雅观楼看过。说：“此事叫做宰闷猪，我这东西进去，即刻内单出来，驱人出门。但一件事，要破费你千金。一切事，有令舅我小弟，帮办效劳。非明即后，人便出门。”雅观楼听说大喜，说：“拜托，事后重重有谢。”毕如刀到县前，会值日头翁一谈，将内外事说定。三日内将人逐出，着娘家领回。果然说：“熟事易办。”次日即有差人，率同众伙计多人，喊了引居，打一乘小轿，将一娘抬到官媒家，着他家来领人。陈一子知他用了手脚，不写领子，声言上府喊状，告他谋买人妻。又有原差，来会毕如刀，叫他问钱某，早为想法。有毕如刀同费、尤于中说合，房内东西，尽他发去，外银三百两，名曰遮羞钱，方才陈一子认为胞兄，写了领状带回。此事才息。陈一子又将一娘二次入南京河房，倚门卖笑。雅观楼才把心里块石头放下，旋备酒酬客，毕另有润笔之资。从此又添一个讼师朋友。这一来，有分教：

家有讼师多讼事，鼠牙雀角日来争。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安乐园玩灯起衅 女僧庵入柜藏奸

话讲雅观楼，与陈一娘打账之后，每日家中与费、尤专讲园中添补摆设。先是赶办成功，不十分精美，他二人诱他买古玩、瓷铜玉器等件，俱重价购买伪物。又添补套房、牡丹厅、池边临水小亭各处，窗榻嵌大洋玻璃。雅观楼下厅三间，隔板裱糊，作暖房过冬。忙了三个月，连福官家不过到两三次。中间增福、增寿二旦，来玩一天。到次年正月，贺节过，雅观楼欲买几张灯园中张



挂。商之费、尤两人，说：“园中张灯之地颇多，据我们看来，四处天井搭五彩大布棚，张挂红灯、玻璃灯等。雅观楼前扎大鳌山一座，五色滚龙二条。十五日元宵用十番打细锣鼓，席上看放烟火，各色花炮流星，龙灯舞于庭下，杂耍戏于筵间，此乐非凡之乐，真天下之一大乐也。”雅观楼听得大喜，便托代办。两人得了此言，即行购买，十三日，一应俱全。家中先玩。十五日请费、尤两家女眷看灯。这十五日晚，到处点得灯山灯海一般，十番奏细乐。费大娘婆媳到，赖氏与凤姐接进。礼毕，凤姐便问：“陈家姐姐因何不到”他说去年腊月，陈姐夫带家去，家内无人。说话间尤奶奶婆媳已到，同坐在雅观楼下，摆上酒肴，看鳌山灯并龙灯，滚球，杂耍戏法。外边灯都点齐，雅观楼说声开宴，坐客有费、尤、毕、管四人。三巡酒过，正在热闹之间，忽听得一片喧嚷之声。园丁急来回话，说：“有一群恶少，三五成群，不由分说挤进看灯。梅花厅榻玻璃都碰碎，小人阻挡不住。”雅观楼说：“看灯也是件雅事，何得如此粗鲁。托诸位出去，好言劝他莫挤，我家灯要点到三更，慢慢看不妨。”

”谁知这四人都有了酒意，带醉出来，用势语压之。内有两个带醉少年，无非张三李四之类，口中出言不逊。大众也跟他发狂，遂一拥进了假山石洞，直到鳌山面前，口中还有不堪言语。说：“小钱子，你家妈妈从前代人洗洗衣裳，做做稍媒，弄几吊钱放债，你家局气好，该得要发财。开钱铺，又得了西侉子笔横财。你家老子一钱不使，二钱不用，去下来你们享用。我们都是邻居，看见你长大，你家灯节闹灯，把脸面你家，看看灯，叫你家篾老来骂人。放把火，把这倒霉的山子烧得干干净净，把得老爷们怎干。”尤进缝识事，用好言将恶焰挽住。赖氏句句听得明白，大气雅观楼，气得目瞪口呆。尤进缝进来同赖氏说：“此事非经官不可，将来一回被人欺了。耐下，下次由渐而入，还了得。”赖氏说：“亲翁代我母子出气，我并用几两银子，把这两个魑魅枷号园门，重重打他四十头号，示众三个月，才得出气。”尤进缝说：“要如此办法。”即与毕如刀商议，先把坊保叫来，把为首两个名字记下。坊保把二人带去，押在铺房。

毕如刀写报呈，文坊连夜会值日头翁，讲笔后堂礼金，要把刮棍二名，重打四十，枷号园门三个月示众。里外说定，连夜过彩。果是钱可通神，接着报呈，即发内单拿人。次日早堂带到，当堂不问，喝令每名重责四十。头号枷安乐园门口三个月。责放不到午刻，两人已枷在花园门口。计用有千金。这一天十六日，重开筵宴，再点红灯，直饮到更阑方散。毕如刀又代他县前雇四个红黑帽子，门口拦人。这一晚，街巷真是一个也不敢到，敢怒不敢言，惟有背后唾骂而已。又另择日，请毕如刀等酬劳。十五日事毕，如刀说：“钱家兄弟年轻，致人欺负。我们相好，尽力代他办出个样子。到底少年人，保不住不时在

外玩玩，逢场作戏，也是应世之人，所不可少。受这些无赖欺还了得，外面人头又生。我闻得某处你有个相好，有人几次要挤你，我暗中代你吹散了几回，你心明白。”雅观楼不觉面赤，说：“好哥哥大爷，你要代晚生想个法，杜绝这些魑魅，真莫大之恩人。”毕如刀说：“不难，只可惜你不肯结交朋友。能于赔个酒水，约几个一等有脸面的朋友，做个主人，拜个弟兄，所费无多，便宜甚大。我是乱谈，听兄弟斟酌。”雅观楼说：“此事全仗哥哥大爷大力，约几位明日园中小聚，看看梅花。”毕如刀知他肯行，次日即代他约有十人，无非狐群狗党之类。这番大会安乐园，合费、尤、毕、管、雅观楼，计十五人，同时结拜。毕如刀居长，管次之，余依齿序，雅观楼居末。开怀宴会，倍极豪奢。雅观楼从此玩心日甚，玩胆日大。闻得城中某庵有女尼妖艳异常，晚间仍作女郎，装束不亚秦谁光景。心慕神追，欲探这门风月。

一日午后，独自出门，直叩禅扉。内有老尼，引入曲室。便有小尼接入，真乃又一洞天。雅观楼一次之后，不时即到。渐渐外面有了风闻。园门口这两个枷犯，到了十余日后，再四央众街邻求情，到钱家磕头，嗣后永不敢滋事，方准他告病疏枷。两人怀恨在胸，访得雅观楼在某庵走动，他便另纠合匪徒，自不出面。探得进庵，大众便逾墙而入，直奔小尼接客之所。雅观楼此时，与小尼正在吃紧之处。登时闻变，无计可施，惟有大空柜一张，不得已请君入柜，销住为佳。众匪向小尼，叫把雅观楼献出，借个大大当包。小尼回没有。众进房遍搜无影，雅观楼在柜，浑身发颤，柜门摇动。众人说：“古怪，柜有跷蹊宝贝在内抖腿，我们抬你回去，挑担把银子来赎。”于是众人七手八脚，抬到一所僻静空地放下，候尼庵取银来赎。小尼知雅观楼有尤进缝主谋，即请尤来庵议事，尤旋即约毕如刀同议。那空地众人，又向柜问说道：“你要斟酌个调停出来，代你讲讲，你好回去。我们大众，用气力抬你到此地，大大沾你个光，下回就是朋友，庵中尽管你到。”雅观楼在内，喘嘘嘘说了个“尤进缝”三字。这里人即寻尤进缝去。尤会了毕如刀，毕说：“此事非了不可，我去了得便宜些。”适途间两边请的人，都遇见毕如刀。到了空地，叫众人将销扭开，放出雅观楼来。此时才得了命，方不发抖，面带羞容。毕如刀说：“你们不访访就做这件事情，钱某是我们兄弟，要你们照应。”众人惟说：“该死，不知，得罪钱大爷，随他老人家意思。”毕说：“你们把柜仍抬回原处，明日到我家来，我有道理。”众人说就是。于是毕如刀又拉雅观楼，进庵吃酒。说：“兄弟不该单行，此番有我在内，一来代庵中长长行，也为足下扳个脸儿，明日舍他们几两银子，下次再不敢放肆。”说得雅观楼大快。这番入僧尼庵饮酒大乐，雅观楼又过了一宿才回，有分教：

席间几句闲言语，惹出平地波浪来。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尤进缝遇盗身亡 雅观楼捐官财散

话讲尤进缝，自尼庵酒散归家，心中自忖说：“雅观楼只我同费人才两人盘住，目下毕如刀又代他拉拢了多少朋友，皆是分肥之物。如今须想一法，大大弄他笔银子。”想自己将来受用。俗语“先下手为强”，想了半夜，偶然触着胸中一件，记他从小，先生劝他，读书可以做官。他回先生说，不消，将来买个官做做罢。虽是小孩子话，可以见其志量。明日用话打动他，看他何如次日将中，会雅观楼在迷香深处吃鸦片烟，两个小妖服侍。尤寻到便说：“昨日你胆太大，如此软地，没点价钱就冒险去，若非毕兄，没得百十银子，贤弟不能出柜。”雅观楼说：“不用谈，我已称了十两银子，绝早订发人送与毕府，以后闲走，大可放心。”尤进缝便道：“非是我说倒旗枪话，你我背后讲，大小要有个老虎皮遮身，原不出奇。即如昨日事，你若有个功名在身上，无论自挣捐纳，那些匪徒也不敢罗唆。平日再同些小官酬应，他肯来碰这个方子。都是你我受他的气，亏我是个口脚，平时有朋情。你是初出土的嫩笋，外人把你当做呆鹅。前者娶一娘，若非我有点手段，未必平安无事。人抬到家，让你睡得安稳。”雅观楼听这一席话，说：“好哥哥，我怎么好哩，从小又不肯读书，人家进学，中举做官，是读书中出来。我的书到放在九霄云外。”尤说：“捐个前程，也是一样。便做一任小官，那怕到任一个月，告假归家，就是乡绅了，那个不敬重。你回家享田园之乐，过一世快活日子，出去便是老爷。”雅观楼此时，心已被他说动。道：“我今要捐个甚的官才好”尤说：“有大有小，听人捐去。”雅观楼说：“想做个县官玩玩。”尤说：“要得二万金，可以到任。只要官运好，到任后遇几件事就可将本寻起，久坐寻得多，又可以加捐知府。俗说，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稳准得很的。”雅观楼说：“此事非玩笑事件，须与母亲说明。”尤说，“你与太亲母说知，等我代你办得停停妥妥，在部里领了凭下来。你去到任，辗转不过三个月功夫，门口就换了样子。”雅观楼听到此处，不由得心里一定要办。旋即将一番言语，告诉赖氏。赖氏说：“此是正经事，我不拦你。但你年纪尚小，未过二十岁，此事须在三十内外人做，那里有这样小孩子老爷，须迟得十年才可。目下捐个监生顶带，再捐现任官做，岂不是好。”雅观楼道：“我等不得，我恨不得明日就到任，才称我心志。”赖氏说：“须请尤哥哥来商议，看他想个法，可以行得。”尤进缝坐园中，即有人来请说话，知其有几分妥局。尤进内宅，赖氏接见，如此云云。尤说：“太太所虑者，妹夫年幼。明日履历上多填几岁，喜得身体像三十内外人的样子。若做州县官，到还去得。”赖氏说：“他那里会审事。”尤说：“做官全靠师爷，多大年纪人做官，离了师爷就不是的。”赖氏说



：“我到底愁他年轻。”尤说：“亲母家中同妹夫斟酌，这是无非闲谈，可行可止。”雅观楼决意要行，赖氏无法，说：“家中这几两银子，都是你的，听你用罢。我也不管，让你做个官玩玩，你才得死心踏地，在家里过安稳日子。这些做官事情，做娘的一毫不晓得办。你去与尤亲翁商议，要多少银子如何办法”此时，雅观楼与尤进缝在园中密议，不期费人才来到园中，尤便止住不谈。雅观楼留他吃饭，饭毕，专候雅观楼出去闲玩，好作陪堂。尤推有小事告辞，止费一人，他也就走。晚间，尤进缝独自到园，与雅观楼细谈。到半夜，说定三五日内择吉动身。尤进缝见事已说定，银子随他带出去办，他便起了昧心之见，说：“我先弄两千金，捐个典吏做起来，谅他不能来同我要银子。找到我任上，我自有道理办法。且家中一概都瞒住，只说出门代人办件债务事情。”主意想定，他便叫雅观楼一应人都瞒着，三个月后，我领了到任文书下来，那时再为张扬，收拾到任。雅观楼一一遵从。

钱家银子，都在银号，取票到铺中兑齐，即到码头看船。刚刚事有凑巧，恰有一只大船泊于空处。见船尾坐一个俏丽梢婆，不由得一见，魂灵儿被他勾摄去了。两只眼就盯在这女郎身上。这女郎偏伶俐可人，即唤梢公上岸，问：“这位客人，可是叫船的？”尤进缝听他是山东人口音，说：“我们要叫船进京，你家船可装么”梢公说：“我们专装进京人。”尤进缝说：“我们有二万银子，进京办公，须要小心妥贴。”这梢公听得有二万银子，船钱随便将就，彼时说定，尤进缝归家，带了一个仆人、银子上船，即扬帆北上。临行时，会见费人才，淡淡说了句：“代家父出门办件首尾事，约个月即回。”此时，雅观楼心无二用，专望京报到门，一切玩处总不到。费人才只说他收了心，每到园中，但见吃鸦片烟，静坐而已，莫明其故。

单讲尤进缝，船到山东地界，舟人将船泊于芦荻深处。尤以为一路船行，绝少偷空之处。今日泊舟不行，要与这妇人挑逗一番，若能得手，客边颇不孤恹。正想间，只听见前面梢公说：“动手罢。”后面梢婆穿大红窄袖短袄，手执双刀，从船中小门跳出。尤进缝此时还说油儿话，说：“奶奶还会玩双刀，可会玩独棍”这妇人骂了一句：“瞎眼囚，滚了罢。”手起一刀，挥成两段，弃于河中。这仆人唬得魂飞天外，双膝跪在舱内，求女王爷饶命。女郎说：“我不杀你，借你口带个信与他家，这囚囊瞎了鸟眼，把我们当做花船看待，该得送死。你上岸滚去，我们船已到家门口，再迟一刻，我家老王爷出来，你就没命。”仆人拿了行李，即行登岸，身边只有几钱散碎银子，觅饭店住一宿，再作归计。谁知遭唬染病，一病三个月，行李衣裳典卖俱尽。幸得已到五月，天气渐热，病亦小愈，饭店催他出门，只得沿途行乞。一天走十数里，竟要走到夏末秋初，才得到家。这里，雅观楼望到三个月，诸事打点，预备

到任荣行，渐渐说出捐官之事。费人才口中不言，心里暗想说：“当初与他茶馆立议，何等说法。他今两万银子到手，足有几千两银子可寻，他便瞒我做事。这等负心，叫他翻在天妃闸淹死。”此是费人才怀恨闲话。雅观楼心里，想到不日要赴任出门，六月初一日又是赖氏生日，指望贴起报子来过生日，因请毕、费二人来问：“可以行得吗”他们二人见此事又是尤姓去办，也随便含糊其词，说：“已经报捐，贴报亦不碍。不过贴个即用知县而已。分发未见部文。”于是雅观楼即请人写报贴。到初一日，拜寿者无非玩友结拜等人，说些恭维的话。尤老实来拜寿，大加惊诧。问及始知，他儿子出门，是办此事。真是个老实人，他腹中便说：“此事也不应瞒我，可笑。”

彼时座中有一个人，席散心里打稿，有了篇文章。此人即毕如刀，说这事是笔大财气，小钱要大大用笔银子。明日就要去办，迟则捷足先得。次早，去会一个专门搭台多事的个劣绅，告他“贱役矇捐，诉出钱是命本姓吴，幼年曾为某宦服役，其妻做稍媒与贩人口，某年有案在县。如此卑污身家，岂容滥侧绅衿之列。”这一纸进去，分明是送的分大礼，官里即出票，带人质讯。可怜才过生日，到第三天。即有当地坊保，同几个差人到大厅坐下，要请钱大爷一会，说分礼金。雅观楼尚未起来，说厅上有多少人请会。只道报子到门，连忙起来，穿了衣服，即到厅上。有两个头翁，身边取出花边票子，请钱大爷过目。说：“老爷等钱大爷回话。”雅观楼吓得面如土色。内有一个头翁说：“钱大爷，你不是不开口，要屈你同我们走走。不要带累我们，已把轿务现成，抬你老人家到县前，觅个好地方你住下，包好如意。”雅观楼仍迟疑，这两个将他带拖带拉，到门口推他上轿，一溜烟抬去。赖氏不知儿子闯出甚么祸，叫人请费人才与毕、管三人到县前，代他儿子办官事。毕如刀是安定的绳索，差人进门，他就在费人才家客位内谈心，说雅观楼事，大家都要进进财。如尤进缝独得，下次不好办事。正说间，赖氏来请。毕、费二人先去见赖氏，管嘉卿仍未请到。赖氏尚蓬着头，说出早间事故。毕如刀说：“不碍事，我去办得妥妥贴贴，不叫兄弟吃苦。”赖氏重重拜托了毕如刀说：“事后重谢。”毕如刀说：“此事长在晚生身，止不必多渎。此刻要几两银子，县前零用。”赖氏随即取一封银子，交与毕手，速赴县前，差人在县前左远，暂租了一所空房，收拾得齐齐整整。雅观楼下轿，即有人打水净面，泡上盖碗龙井茶来，即刻摆上满桌点心，宽汤细面。有两个小伙计陪他，又有说书唱曲玩友，纸牌色子，一应俱全。雅观楼此时，反不过意，说：“诸位如此待我，何以为报。”内有两个小伙计说：“大爷把府上用不着的银子，挑担把我家伙计，就算拜你大光。”闲话间，毕、费二人已到。雅观楼此时已麻木，说：“他们拉我在这里，如此管待何故”毕、费说：“兄弟，你自己闯的祸，不向我们商议，听信尤进缝

的话。要晓得，这件事没万把银子，是有红衣裳穿的。小小一个军罪，还要打四十大板。话回坏了，嘴要打出血来。”雅观楼一听，就哭起来，要寻死。毕如刀说：“有我，若叫你到老爷堂上跪讯，我誓不见你。”雅观楼跪下，求他救命。毕说：“你舍得用银子，我包你三天回家。”雅观楼无有不依，但求早些归家。毕、费说：“安稳在此地坐坐，我去代你办事。”刚说话，管嘉卿亦到，三人同去会原差，讲定差房五百两，老爷三千两，告状劣绅一千两，将状子说明，拿出销毁，不留形迹，着费人才回赖氏信，请他放心：“不过用几千两银子，事是一点没有。”毕、管二人回雅观楼信，亦如此说法。彼时，原差又摆上七簋中饭，肴极精美。饭过，又拿出牌色来，请雅观楼手谈。雅观楼又回说：“牌我认不得，掷色子罢。”众说：“到是掷掷热闹。”来到下午，雅观楼已输下五百两，大众停住色子，说结清一账再玩。雅观楼说：“让我回去取银子去。”众说：“你只批个手票，到尊府来取，晚间再掷，恐怕做了上家，即将此帖缴上，如此最妙。”晚饭精美不叙。饭毕，又叙上夜局，他便欣然从事。几人攻打一门，未及天明，又输下一千五百两，连前，共二千两。又写手票一纸，天明始睡。毕、管二人，微睡片刻，来会赖氏，催他办事，起速将银办齐，“令郎在下处，一天一夜已输下二千两。”赖氏无法，在银号内兑出六千五百两来了事。仍有寓所堂食、伙计一切杂费，又五百两，通共七千两。破出银票几张，当天了事。雅观楼回家，赖氏百般安慰，怕儿子受了惊吓。说了句勉强话：“道是财去人安乐。”这一番风浪过去，有分教：

朱提作祟难施法，祸到临头尚不知。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赵福官合谋迷浪子 尤老实丧命哭亡儿

话讲雅观楼归家，歇了两日，自儿暗想说：“不合预贴起条，候尤进缝部文来，悄悄到任，做了老爷，谁敢告我。这一着原是自家错了。”连日部文不到，闷坐无聊，何以消遣，新学得掷色子，遂约毕、管二人并费人才，再搭上两个人，园中小掷，不过几两输赢。岂知，出小至大，毕、管二人又勾合了软硬相识，掷色子的名曰酒花，一输数百金，渐至门牌也会，竟是不学而能。也是银子要散，不两月间，约输去数千金。有同兴园赵福官，打发门子来请数次，都未曾到。一日，局中人都有事，时届初秋，节后同费人才驾一叶扁舟，经同兴河房前过，福官招之吃茶。晚间请过吃酒，少慰渴衷。雅观楼回说：“归舟即来小聚，不可又招外客。”雅观楼湖上一到即回舟，到同兴园时，红灯初上，狎客盈庭。雅观楼乘兴而来，欲与福官修旧。岂知又来相好留住，情不能却，只得叫鸽子在河岸伺候，候船到，善为婉辞，推说某府接去，三鼓始回。雅观楼大怒：“既已约定，又应他局，明系玩人，从此再不到你家了。”闷闷



而回。次日，会见毕如刀等谈及，说：“这些忘八，非打不可。我代你多件事，约几百人摆个阵他看看，叫他丧胆忘魂。”雅观楼说：“托众位哥哥，代我吓他下子，不可动手打，事就大了。”毕如刀说：“你同费兄在园中，我出马代你去办。”于是，毕如刀约管嘉卿，同到同兴园。福官接住，说：“你家昨日得罪个人。某人来，你留他晚间吃酒，以接外客。雅观楼动了气。你知道，他有钱有势，祸不远矣。”福官说：“要托二位老爷施恩，我同东家说，备个东，选几位好姑娘，奉陪玩一天，要来吉星化解。”毕如刀说：“这到扰你，我代你家又生出股财气，我们来进房告诉你。”二人同进福官房，便如此这般说了一遍。福官喜得粉脸堆下笑来，即说与忘八鸩母，合家欢喜。即刻备下美肴，请用中饭。午后，毕如刀与福官盘相，管嘉卿另选一个尤物，各人进房，以至晚间坐席，闲文不叙。专待睡至三鼓，各人披衣而走，直奔雅观楼家。时雅观楼与费人才二人，在园中摸骨牌下棋，消磨时刻。见毕、管二人到，便问：“如何办法”说：“已代约了武朋友两百人，打得干干净净。龟子只是磕头，婊子四处潜躲。福官唬得翻眼抽过去，姜汤灌醒。龟子已知你约的人，明日到门磕头请罪，备酒请大爷陪礼。”雅观楼说：“难道这样打法，他就肯甘心了。”毕如刀说：“你好不油，他是做的受人欺压生意，你不欺压他，他便就欺压人。明日早早，即有鸩子来请你，去设席陪礼，自认不是。你明日要施点恩，他打的家伙，赏他几两银子置备。”雅观楼听说大喜。二人说：“我们也不回去，相宜手谈一乐。”雅观楼也想手谈，要抓两下。于是四人小掷。这都是毕、管二人与同兴园说明，做出打降样子，地下损些破碗盏，桌椅推得东倒西歪。福官假装唬出病来，仍着人请雅观楼来吃酒，作陪礼介。

雅观楼色子掷到天明，即有个小厮在雅观楼耳边低低说了几句，由不得丢了色子到门口，他们三人心里明白。雅观楼到门口，说：“福官因打降遭唬，知道自己不是，要请钱大爷过去说一句话，他就死也瞑目。”雅观楼道：“不必说，我就会他。即刻来你家去回他信。”雅观楼即歇局，说：“今日输赢有限，再算。我们洗洗险，要上同兴园看看福官如何”毕、管、费齐说：“我们同去，大家打个花脸，以后谅他也不敢。”四人到了同兴园，走到客位，满地肴品，破碗盏损了一地，门窗倒了几扇，并无一个女脚，惟有几个下人。到了福官房中，满地粉盒等件，画片粉碎，福官在床上将被裹头，哼声不绝。雅观楼见此情形，不觉心中难过难舍，到床边，将手轻轻捧出福官脸来，说非是我叫人打你家，前日你约我来吃酒，又接他客，我回去同人说，毕、管二人动气，喊了两百人打你家，我都不晓得。”福官说：“我们散家了，将来讨饭回苏州，大家各散，那敢怨人，恨不该做这受欺生意，遇见你这狼心的人，下这样毒手。你龙目看看，我不过是一死。指望与你相好几年，有个倚靠

。”观保说：“事已如此，你且起来吃点东西，收拾收拾，等我送笔银子来你们置办。我今晚陪你过一宿谈谈，不可再接外人吃酒。”福官说：“再如此，是不要性命了。”雅观楼说：“如此狼藉，我们三人先回去，即着人送银子来你家。”当下四人回去，雅观楼说打得如此落花流水，要与他一百两银子。这些动手的也要汰化他分礼金。问：“需多少”毕、管但云：“随你意思谢谢。”再三问及，说：“不过每人把个鞋袜礼。他两百人，就要两百金。”他二人与费人才，干没两百金。当晚，雅观楼到了同兴园，这人家，把一家女人，都打扮得妖艳百出，齐齐出来迎接。真是目不暇接，止有福官不出，独坐房中，不施脂粉，齐眉边扎了个包头。雅观楼见了，不胜之喜。说：“受用了，吃些甚么东西”说：“我自从昨日一唬，心里时刻乱跳，才合眼就像那些狼人站在面前，我疑惑是魂掉了。你今日要早些同我睡一夜，我神气才得复元。你出去吃酒，莫贪杯酣饮，若还迟了，我坐不住。我是为你来，才勉强挣起。”雅观楼说：“你不吃东西，我也不勉强你吃酒，要吃碗稀饭过夜才好。”福官说：“我晓得，你出去做席罢，多少人候着你哩。”雅观楼出去，勉强吃两杯酒，吃碗饭，就说：“我倦得很，要睡了。少陪诸位，得罪。”他们三人，各自归房不提。雅观楼进房，安慰了福官半夜，允了他呆包一百两一月，不接外客。他才回嗔作喜，与雅观楼如意畅所欲为。天明回家各散。雅观楼到园中套房，足足睡到日已正午，方才起来。自有玉郎、桂郎服侍洗脸。早饭后，免不得毕、管、费三人并新结拜弟兄到席，无非聚赌狎妓而已。不必烦叙。

看看中秋将至，园中桂花大放。想到尤进缝，如何半年不到越想越焦，只得借手谈消遣。约几个朋友，桂花厅赏桂花吃酒。有一班匪友，就来迎合。赞说挂花香妙，不可无酒。雅观楼依从，桂花厅设席。意在叫十番增福、增寿并小伴娘，又想约福官来，一同赏桂，为永夜之欢。却有一件扫兴事到，是晚竟罢宴而散。

尤进缝仆人自五月带病出饭店，每天走不上数里，一路行乞到了扬州，至八月初十日，到了尤家。见尤老实夫妇，将被盗遭杀、自己求饶得命、饭店染病、一路行乞来扬的话，说了一遍。举家大哭。尤老实夫妇要寻死，到是翠官哭过，还有主见，把他夫妇劝住。说：“我家的人，代钱府办事，人遭此恶死，我们三人到他家去，看他家如何说法。”尤老实说：“这句话到是的。”三人到了钱家，哭哭啼啼，说出如此这般。凤姐已大哭起来。雅观楼在园中与众人议论，怎么开心玩法。一闻此信，只唬得瞪目不言，赖氏在内，将凤姐劝住不哭，出来请教众人主意。那毕如刀问明，说：“此事须尊府善为安慰。据晚生愚见，尤兄之尸，谅已无着，被害之地，仆人亦不能指出。为今之计，取平日衣冠，招魂入殓，安葬，设灵位七七斋蘸，超度亡魂。”老夫妇养贍，也要

出目，尤府高夫人，听其自便，如矢志守节，择族中有子承继，或无人，钱兄弟生子，须过继一位，以接尤氏宗祠。一定不易之良法，尤老翁夫妇谅无异说。”当下众人请尤老实出来，百般劝慰。尤老本忠厚人，也就依说，打发尤老一家回去。所有赏花之筵，变为烦恼之席。次日，如说办理。谁知祸不单行，尤老实因丧子，得病，不到五日，即呜呼哀哉。少不得一切丧葬事，俱钱家办理。足足忙了三个月，安葬后才得无事。这一场大变，有分教：

钱如流水滔滔去，还有狂澜在后头。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雅观楼发毒延高士 王二保拐物归故夫

话讲雅观楼，自办尤家事毕，又近岁暮。赖氏将帐目用度，约计三年中，自起房至捐官，一切已用过六七万金。目下尚有五万金家财，遂向雅观楼说：“自你老子死后，三年我约算已用去六七万金，此刻止存银五万金有零。若如此用法，再三年惟有大房一所而已。明年须要整顿过日子，不可如此乱动妄为。你又少了尤哥哥一个帮手，诸事都要谨慎。”雅观楼说：“不但尤哥哥，毕如刀又为甚么官事拖累，十月里被上司差人拿了，解到苏州，闻说收了禁。平日听见毕、尤等人谈闲闲，说某人在盐务中挂窝子，一寻几万，某人亏折几万。今日偶然想着，娘不用愁，明年我去挂挂窝子，或者寻几万银子。我听得人说，挂窝子寻盈千累万，精穷人暂时富翁。现在管嘉卿他已代着做盐务生意，我们明年办千把两银子试试何如。”赖氏说：“这交易同赌钱一般，有输有赢，我看见有人发财，有人冲家，此事办不得，不若明年还等我出去放债。盐务中人最吃得苦，这几万银子本钱，不愁不寻几万银子起来。”雅观楼说：“母亲明年放盐务人债，我只预备千把银子，叫管嘉卿代我挂笔窝子，试试何如。”赖氏点头说：“把新年过了，大家要出去办事。”年下琐事易过，雅观楼想挂窝发财，商之管嘉卿，正入他彀中，说得花团锦簇一般。雅观楼兑出一千两银子，下场不到三五天，竟寻有五千两银子，举家大喜，司徒庙演戏酬神。雅观楼初做生意即寻有五千金，更觉骄傲淫佚。

也是乐极悲生，不知下部怎么起了个鱼口，疼得钻肌入骨，茶饭不沾。赖氏唬煞，四处寻名医调治，加之外科再用言语恐吓，赖氏跪在医士前，求他救命，悉听多少银子包医，总不吝惜。此事有费人才说合，五百两银子包医。当兑一百两合药，完日后，要一百天不近男女二色，犯者性命不保。赖氏叮嘱儿子，切不可有犯。雅观楼疼得难当，说我若逃出条命来，从此诸事都戒。赖氏说：“好乖乖，你已诸事见过世面，那件事你没有玩过，不过如此而已。我代你各处许下多少愿来，好了代你唱戏谢菩萨。”雅观楼说：“我今上了药，觉疼得轻些，我到花园套房，住家中颇为不静。”赖氏不能拗他，只得让他在花



园养病，贴身惟玉郎、桂郎二人服侍。外科一天看两回，指望收功，好得找项。无如两个怪物在他左右，不无有了余事，一时疮口迸裂，疼昏过去。赖氏唬得浑身发抖，即请外科来看。外科说：“我与费公说过，百日内不犯色欲。女色犹可，况系男色。非我误事，不能医好，速将药本找项见赐，所办药料，即刻送到尊府，听府上斟酌。”此刻赖氏惟有磕头，求他想法。他故意沉吟说：“目下非人参八宝不可，若无人参，此人不过今夜。还是府上办参委我代办”赖氏说：“都托太爷。”“如此，先兑出一千两银子，送到我家，我即刻带药来，迟则难保。”赖氏即着人，挑一石银子，送到外科家中。不多时，送了药来。果然药效通神，登时便转。赖氏此刻无法，只得昼夜在他榻旁坐卧。外科又托费人才，要另加药本五百金。赖氏此时，已乱了，只求人好，情愿把寻的银子用了，也不吝惜，一说便允。从此就在套房，服侍儿子，苦了那些玩友结拜等人，不过到门问候而已。

费人才亦无事办，费自幼搭上个雅观楼十余年来，吃用都是他的，身边有两千两银子，这银俱二保收藏。二保见有了此数，却暗自起了要去之念，叫小厮将做媒王妈叫来，只说要买珠翠花换首饰，把他唤进房中，叫约他男的某日来是。费人才出去，有事一天不归，将王二装作王妈儿子，同王妈来商议大事。如期，王二同王妈到了，费大娘并不疑惑。平时卖花走惯的，只说二保到客位买花，那晓他夫妻相会，到商议定了，如此这般行事。雅观楼养病花园，费人才除出去过宿，回家都早。一日傍晚归来，二保催他吃酒，早吃晚饭睡觉。说身子不爽快，将酒叫费人才吃。费有半醉，与二保上床，不无有例。办事件做过，乘费人才睡熟，二保起来打了一个大大包袱，均是细软物件。现物已做三四回预出脱了。起来开后门，费大娘问，二保说：“日间开门，恐怕拴锁不牢。”他出了后门，即有一乘轿子现成，将自己包袱放在轿内，即刻抬去，不知所到何方。且缓讲他下落，这办法都前日客位内说定。费人才天明酒醒，见二保不在床，只说他起得早，也不在意，仍然睡着。及费大娘起来，见后门未拴，叫二保。费人才起来，不见了二保。回头进房，见箱笼二千金不见，细软皆无。费人才知道拐逃，母子二人气得发抖。有个小厮，却在前面客位厢房住，那里得知，真是摸头不着。平时并无外人来往，后来想起，止有卖花王妈妈，时常来卖花，十几日前他有儿子跟了来，在前客位卖花，不多刻就去了。问家中小厮，跟王妈来的人甚么样子那天小厮又不在家。费大娘亦未出来，但见二保拿了两对花进内，一直到今日。费人才一想王妈，从不带儿子出门，他儿子是在外头学活儿，那里肯跟妈妈到人家卖花，一定是老虔婆，把王二带来，将二保拐去。如今人是离了本城，问王妈是白话，他将人拐去，自然仍干旧业。几处婊子窟里，我都要找着，他同王二不得过门。费大娘劝说：“这样人

到底野性，相宜由他去罢，不必张扬。拐去东西作少欠他的，他已跟你几年，只当在他家花消了的罢。挣两年，娶个经纪人家女儿，是个正理。”费人才不信，把房内不甚值钱物件，变换了二十两银子，思量到南京。他听得一娘在南京河房生意，猜量他们是熟人，必要投他。这一番上路寻妻，有分教：

桃花已逐随流水，苦煞狂蜂浪蝶争。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不惜千金买笑欢娱过半月 再迁一炬可怜母子乞长途

这回书不讲费人才寻妻，也不言二保下落。单言雅观楼，自疮口迸裂之后，赖氏日夜在他榻前，防闲将近三个月，看看完口。赖氏和他一床安宿，昼夜无闲。又不令玉郎、桂郎在他面前，这两个小厮渐渐进了内宅，凤姐也爱他伶俐，落得使唤。赖氏又另请内科，代儿子合人参丸药，恙后调补。外科因完口索找项，此时费人才又出门，都是赖氏当面交清。时交夏令，雅观楼可以起床行走。赖氏细细劝他：“过了夏天，欲来待你还福之后，再出门。”雅观楼要命，也就依了。内科又叫戒鸦片烟，他觉不能，先生代为想法，另合了一料丸药，每早吃三钱，百日后可以戒住。晚间吃人参丸药三钱，两种并行，到秋天自然身体爽健，百病不生。果调理到八月，雅观楼竟发了身，又白又胖，比前容貌壮观。赖氏此刻，到还欢喜。算下账来，可也奇怪，寻的五千金。自得外症到谢先生、酬神、唱戏后，用得一毫没有。赖氏说：“财去人安乐，此言不谬。”中秋日，赖氏母子，各归正宅。此时凤姐颇不喜雅观楼进房，说：“你就在园中，住过今年，调理身子。这场祸是你自己作出来的。”雅观楼说：“我此后再不做混帐事情，连玉郎、挂郎我明日把几两银子，也开发去。”凤姐说：“这小伙，留他出门跟跟你，少要到那些娼妇家去。他们人家妇女，个个有毒，靠都靠不得的。你今日要在家里住，只好睡睡，若要缠人，我是不能。你身上毒气未净，不要害我。到明年此日，我与你一样同床共枕。”雅观楼急得下跪求他，他就狠将起来，要到太太房里去说话。雅观楼见此光景，一团火热之兴，都化作冷水一般。原来这些话，都是玉郎、桂郎，教他这般说法。从此雅观楼仍在花园，或赵福官处过宿。又想要做挂窝生意，谁知有输无赢，不到两个月，都是管嘉卿一手把现物折尽，赖氏尚还不知。他家银子，都在银号中生息，纸上传情，两三回辗转，就已罄尽。地窖银子，起了新房，家中仅存几百两银子，尚不敷年下需用。雅观楼无法，欲与管嘉卿商议，管又是毕如刀在苏州供出，拿上苏州质讯。此时进退无门，茶饭俱减，凤姐并不问他。赖氏见这般模样，心下大焦，说：“观保连日神气大减，不知何故”因问观保，俱回无事。叫凤姐背地问他，凤姐便说：“他心又不知想到甚么邪路了，他有甚心事。”渐渐精神更恍惚，面目消瘦，只得到花园盘问他，他才说

出银子折尽之由。赖氏由不得放声大哭。雅观楼亦哭，要撞山石，投荷池寻死。赖氏只得不哭，反来劝说：“目下已将过年，莫被人笑。把家中细软首饰，权当几百两银子，敷衍过年，明年再为想法。”岂知节下要千余金开发，真是茫茫无措，都回到新年灯节后。这个风声传出，外边人都晓得雅观楼报干，做了郭脚。同兴园福官，遇一个过路官买去。玉郎、桂郎，将园中玩物，硬行拿去典卖吃用。雅观楼反向这两个恶少手里要几两银子使用。又欠下福官家两月包银，又怕他家鸽子来索，也不能到。就在园中，与这两个小妖盘桓。看看正月将终，家中日用，非典不可。赖氏想到凤姐房中细软，叫儿子拿出来当。凤姐就大哭，要寻死。母子无法，思量把花园卖与人。人来买者，要连正宅。此时急卖，并园中摆设，一应不动，只卖了五千两银子，只得硬着心肠，立契绝卖。赖氏指望将几千两银子，从新放债，再整家园。雅观楼故态复萌，成交后诸事不作，先拿二百两还同兴园两月包银。这家把银子收下，说福官同母回苏州，一两月即来扬。雅观楼不胜败兴，开门头人留他吃酒，另选陪酒之人，他却不愿而去。赖氏家中，把银子勒住，经不得雅观楼用惯。这头当，兑下三千金，除还年节项外，仅存不足二千金。个月又输去千余金，所剩无几，专等找项交房。赖氏想，此刻不必寻房，当初费大娘房子是我家起的，相宜在他家居住，彼此不算。商之费大娘，费见此光景，恐怕将来事坏，房子准折与人，立锥之地俱无，不若做人情让他。随他把几十两银子，我去上庵，等儿子家来再议。这个说头，赖氏大喜。说：“送府上二百两银子，我母子权且栖身。观保稍有转机，仍将此宅与姨母居住。”房子说定，费大娘觅庵栖身。这里赖氏将住宅什物卖出几百两银子，同儿子商议过经纪日子。雅观楼说：“从此收心，家下用人一概开发，止留了玉郎、桂郎两人。”赖氏亦要开发。雅观楼与凤姐都不能割爱。他两人亦情愿服侍，过经纪日子。可怜雅观楼搬家，十分寂寞，不过拣个好日，晚间走过去。这些朋友，一个不到。若从此回头，二千金找兑，房价在手，尚可小康。又有破财星到同兴园，访得雅观楼有了房价，即着人来请，说福官到了，请他过去。雅观楼听了这句话，不由得两脚如飞，走到同兴园，要见福官。有开头同兴园人，取出苏州礼物，如龙井茶叶糕饼之类，外书一封，书写福官有堂妹名喜官，初次来扬，着他来服侍，随后自己即到云云。看过，即令唤来会会。这喜官却有几分姿色，雅观楼一见，满心欢喜。说：“名不虚传，真令人喜也。”一连就与喜官住了半月，指望福官到，做个双美合欢会。那知迟迟不到，这半月允下喜官衣裳，一切半月花酒之费，结算有一千两将近。虔婆开口同他借五百两银子，雅观楼说：“我明日家去，取来与你。”赖氏在家，见儿子迟迟不回，知道他在同兴园，日夜焦虑，如何是好。转是凤姐说：“留他玩死，我婆媳们过经纪日子。”这日雅观楼到了家，拿



了五百两银子，交与鸽子去。赖氏问他，也不回言，就长行了。晚间喜官又向他说，叫他把银子找清他家：“省得他们说闲话，我们也玩得安逸。”果然，雅观楼又到家拿了五百两银子，交与鸽子。同兴园主意毒极，雅观楼随后来，不见喜官。虔婆回说：“他是到扬州来玩玩，适才早间有一苏州便船，他已回苏州去了。不过暂在我家与你盘桓，我家不能留他做伙计，他苏州有门头。”雅观楼闷闷回家，已无可消遣。又约人手谈，不到半月，把银子输得罄尽。赖氏几番气得要寻死，到底舍不得儿子。凤姐软物都寄在他母亲家，只随身几件衣裳。家中一天不当，就要盖锅。每天薪水，到有玉郎、桂郎拿出钱来。此时已没规矩，这两个小厮出入，也不分上下，不时凤姐与他说笑话。雅观楼已无可如何，这两个又撮凤姐把房子卖了：“你回娘家，我两人到你母亲家服侍你。”于是凤姐催促卖房，各人想良方吃饭。赖氏已没法说，才住了不到三月，即行出卖。此刻已无可如何，只得卖了二百两银子。赖氏说：“从前上万银子，尚且用完。此刻二百银子，从何办起。”凤姐说：“我回娘家，帮母亲做针线度日。你母子想个良方糊口。”赖氏说：“如今权且依你，分饭减口，我仍去放债，不怕你笑，当初从几千文起手，如今但愿观保不玩，他在家吃碗现成的，等我苦几年，再整家园。”雅观楼说：“我从此足不出户。”赖氏说：“若如此，我情愿替你成交。”凤姐连夜归娘家，玉、桂二人要去，雅观楼留他不住。赖氏在城根，寻了两间房子居住。岂知才搬过去，夜间即遭邻人回禄延烧，只逃出母子二人。次早赖氏来扒砖瓦，料想银子火烧不去。任凭掘地，毫厘没有。可怜掘了一天，一粒未曾下肚。雅观楼饿得睡在地下，四肢无力。赖氏无法，去到尤奶奶家门口，央人进去说被禄之惨。尤奶奶拿出两吊钱来与他。凤姐说：“他们房价银子，一丝未动，又来做色。”尤奶奶说：“人家遭此横事，只当做好事一般。还有女婿在那里受罪，此心何忍。”赖氏拿了二千文，在城外搭个篷子代人洗衣服度日。每天有百余文。雅观楼又将人家送洗衣服卷去，当了两吊钱，便同些无赖在赌钱场上，输得一文没有。人家来取，无处偿还，各人认晦气，将票要回自取。从此生路遂绝。赖氏到此际，向儿子说：“我如今也不怪你，是我该死不听你家父亲临终之言，致有今日。”雅观楼不知，说：“娘怎么讲”赖氏将钱是命得病，梦中神明指示，以及昧下西商十万银子，生他时见西商到门，一一说出。雅观楼到此时，有几分悔悟。说：“母亲，你何不早说，我也不至下流至此。”赖氏说：“是我该死，如今也不能束手待毙。俗云，一日不害羞，三日不忍饿。说不得明日带个篮子，上街讨些饭来养你。你在家中看着篷子。”雅观楼此时，良心发现，不觉大哭。赖氏说：“不用哭，且捱到那块说那块，或者你丈母可怜你，收你家去，我代他家照应，帮他收拾，不白吃他家饭。明日且等我上街，在他家左右行乞，也顾

不得人笑话。”第二日，果在尤家左右。早有人把信与尤奶奶。尤知是他真穷，转出旁边邻人，送些饭菜与他，叫他别处去化。赖氏得了这些饭菜，忙自回去，与儿子同食。这里尤奶奶与凤姐说：“你家婆婆上街乞化，我们也难过。自然你家丈夫也上街了。我今得信，盛了些饭菜与他，如今莫若收他母子家来，把碗饭他吃。你丈夫一文也不把他用，自无处花消。”凤姐说：“他是偷嘴猫，将来到家，搭着东西，都可偷的。”尤奶奶被他说得，也有些害怕。后来又听得人说，雅观楼改装，更属不堪。原来城外火房恶丐，见他母亲上街讨乞，那些恶丐便来勾他入伙，说：“你坐在家中，等老妈妈讨你吃，也不过意。手头又无钱用，你又少年，我们和你扮出戏文上街，一天都有几百文。晚间回来，饮酒开怀，也是一乐。”雅观楼被他说动，说：“我们扮出甚么戏”那丐说：“扮出花鼓，你年少，做个花鼓婆，我上些当，做个龟大老，还有一个伙计扮个呆公子，我们行头有处租。今日到我屋里演演，明日上街。”当晚同去，剩肴剩饭，吃得大乐。第二天妆成，送与赖氏看。不由得大笑，说：“该死，活现形。”雅观楼说：“母亲你今日不用上街，我们晚间回来，大酒大肉，吃他一饱。”果然，晚间竟分有两百文，买些市脯荒饭，母子大啖一顿。自此遂以为常，恬不为怪。这一番出丑，装女乞化，有分教：

冷饭铺中添弱丐，可怜浪子下场头

毕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周厚安重报故人子 观我堂明现三世因

不讲钱家母子乞化，单讲凤姐在家，时有玉郎、桂郎走动，有代凤姐解渴之意。适高翠官其夫，在外跟官回扬。闻翠官嫁人守寡，托说堂兄在外多年，到尤家来看堂妹。这翠官明白，出来即叫：“大哥，数年不会。”说了些出门的事故。尤奶奶叫人备饭，翠官陪他在客位吃饭。当时二人即定计，如此这般，二人会意。这翠官，是个允惯。他见凤姐已是件尤物，遂姑嫂二人，晚间商议。他便同他说出真话。说：“我却不能守寡的人。你而今有了玉郎、桂郎两个相好，我这几年实在不耐烦人了。”凤姐说：“你比哥哥年纪大些，怎么还如此作怪。”翠官说：“我不瞒你。”遂将当初事，说与凤姐。凤姐说：“怪不得嫂嫂这般洒乐。我们今生已莫想这般快活日子。”翠官乘便说：“你如果要做这快活交易，今日来的人，是我丈夫，他叫门跟官。我在家开门头，都是各人自寻饭吃。妹妹，你丈夫已下了地狱，莫若明日同我高大爷，到南京陈一娘家中，去过几年快活日子。”凤姐说：“母亲不肯，如何办法”翠官说：“自然肯，我去向太太说，到南京堂兄家暂住，避避钱家母子，眼不见为净。将来还有后累，被人笑死。一说包他必行。”果然，尤奶奶听了，十分合式，即请高姓来，重重托他。满口允说：“宾至如归，一切都不用置

办。”翠官此时，即将房子退与房东，把家中什物变卖罄尽，只留几个箱子，叫一只大船，连高大在内，同上南京。凤姐又离不得玉郎、桂郎，翠官说带他去也有事他办。一帆风，直送到桃叶渡头，入了一娘河房。尤奶奶此刻知事已如此，且喜有自在饭吃，就不懊悔。玉、桂两人做了手下人侍席，也落得在花丛中热闹而已。只苦了钱家母子，二人指望尤家收他，谁知三五日举家都搬，不知下落，终日惟行乞而已。不觉就讨了三四年，雅观楼已过了二十岁。这三四年，扮女行乞，都不必叙。

一日，赶镇江会市，又扮花鼓。到了镇江，有钱是命故人周厚安，闻人说钱是命儿子装女行乞。当日钱是命因他为人周正，借一百银子，与他家中办理丧葬事，每年在店，俸金代扣。及至更店，钱是命便慨然说作帮项，不必归还。后来此老，又帮别家生意。数年前，曾于新正，途次退钱是命茶话。后闻其子日趋于下，钱是命又物故。念故人百金情重，俟此子流落下来，再为救他。今日果遇于途，疑是钱某之子，又恐不是，踌躇半日，说：“今日此地会期，他定来赶会要钱，不如问他一声，即问错了，亦不碍事。”于是抢上前，直接问装女的少丐说：“你是钱某儿子”这雅观楼一听，便住了花鼓，站下来不吱声。周厚安大声呼叱：“如何搭此等匪类，做此不肖事情，明白对我讲。我是你盟叔，要把这些匪类，都要枷打充发出去。”那两个丐者，见话头不妙，就逃之夭夭走了。周厚安把雅观楼带到冷静处，一座荒庵，买好几件衣服，叫他把女妆换却。问他肚中可饥他说早间吃了一饱出来。遂叫他混堂洗澡，带到家中，逐细问他，把十年所为，说了一温。周老惟叹气而已。说：“贤侄，你已二十余岁，我如今有几两银子，走广置货，来往发卖。我承你父亲帮我百金营葬之费，我岂肯忘本。你今如此漂零，相宜跟我到广，路上代我照应，另拿百金，代你置货，来去几年，可以成个小小人家。你家母亲，我着人接来，在我家住。你如今回不得扬州，将来少有进步，再为商酌。”雅观楼感恩戴德，在周家住了几日。赖氏接到，母子相会，同雅观楼磕了周老个头。周老连忙搀住，说：“尊嫂在舍下，莫嫌简慢。令郎事，都在我。”谁知赖氏在周老处，住了三日。周老行将上广东买货，不想赖氏睡到半夜，只听痰响。举家连忙起来看时，已呜呼哀哉。这一切身后事，俱周老置备。事毕，周老同雅观楼长行，一路直到了广东。周老同雅观楼进了洋行，周老出门，叫雅观楼看守货物。一连十余日，交易往来，他听得同住客人，谈说码头花艇，大有物色，遂动买花之兴，苦乏囊资。他听周老说，欠他家百金，他便把他箱中花边洋钱拿了一包，不问数目，直奔马头。但见花艇成阵，游女如云，眼花缭乱。正望间，却遇见一人，真是风流冤孽，原来是费人才。他寻妻寻到南京，会见陈一娘，说二保要在他家生意，因人数多，二保又年近四旬，当即辞去。二保在



南京买了个十三四岁女子，认为己女，同王二上了广东。费人才赶到广东，盘缠已尽。及至遇见二保与王二，他寡不敌众。无可如何。只得央二保与王二说，在他船上做个相帮，代王二讨讨客欠，岸上招揽客人生意，没客仍与二保共宿。

这一日，雅观楼岸上徘徊，遇见费人才。两相惊诧。各叙毕，雅观楼正要上船，尝尝风味，难得他乡遇故。费人才知他脾气，遂约他上船。二保与雅观楼，素有交情，又将养女小保，叫出陪他。雅观楼自从行乞数年，此调不弹久矣。今一见美丽，如饿鬼得食，当夜在他船上住下，叫费人才将船开下数里，择僻静处多玩几天。这包洋钱在身，二保百般盘他。将近十日，二保与王二、费人才想法要吃他这包洋钱，到了半个月，费人才便向雅观楼说：“我们此地，船上行情你可知道我家小保同人过一宿，十块二十块洋钱不等。你已玩了半个月，论理不该开口，刻有一急事，要同你借一百块钱，开发使费。”雅观楼知钱玩尽，说：“今日再过一夜，明日将钱与你，我住某行。”费人才说：“就是我船送你回去。”雅观楼此时，大有心事。当晚与二保乐到半夜。是夜，月明如昼，满船人都睡熟，他便起来。二保问他，他回小解。二保说：“现成夜壶，何必上岸，莫吹了身子，明日回去，还要和你玩玩。我家小保，那里舍得你去，恨不得要天长地久，同你结发。”雅观楼说：“我看看月就来。”披衣上岸。但见水天一色，心中百端交集，进退维难。路旁有一块石头，权且少坐，心下踌躇，不觉体倦，恍惚间来了一位老妇人，走到他面前，即呼：“观保，休得胡乱思想，随我走，带你到一所在，你便明白。”雅观楼此时，正在无聊，也就跟着走到一处。似庙非庙，门口横匾书“观我堂”三字，进了门，见大厅三间，空无一物。三面粉墙，中间一面大镜，约广丈余。老妇人说：“你望望镜中景致，可以开怀。”雅观楼对镜谛视，但见里面现出一人，年近六旬内外，身体魁伟，手拿纸片等件，逐件交与一人。这人是他父亲钱是命，旋即不见。忽见赖氏母亲，手抱婴儿，平空安乐园一座，又在面前套房内，玉郎、桂郎同凤姐一床而卧，俨似一幅秘戏图。再望去，尤进缝身首异处，现出高翠官、陈一娘与众少年，河房酣饮。忽尔毕、管二人，披枷带锁，有二鬼牵之过去。转瞬见一村庄，一寒儒教书茅檐，诸徒环绕。又见一人，肩挑重物，劳苦不堪，自镜中过去。凡所见诸般，但见走动，不闻其声。雅观楼心下大悟，触起被禄之后，赖氏所说一番话。此时已知自己是西商投生，知凤姐与玉郎等是偿淫报，所见两般，不能参解。他知老妇人非凡，因跪下求指示。那老妇人说：“这教书者，是你父亲钱是命，冥王罚变一世穷人。这肩挑者是你母亲，曾索债逼死一人，罚来生辛苦一世，挣下千金家私，与亲生一子消受，此子即前生遭逼命者。”雅观楼听到此处，浑身冷汗如雨。老妇人

又说：“你再看看镜中甚么光景”但见茫茫一片大水，忽粉墙上现出，上写是明明白白七言诗一首：

倚翠偎红总是空，前因后果了然胸。

今朝指尔迷途去，都付烟波浩淼中。

再回头，老妇人已不见，仍坐在一块石上。雅观楼起身高声吟咏这二十八字，惟末句玩味不出。忽然失脚落水，山水悠悠，流而不返。后不知所终。至今广陵城中，犹有雅观楼之口碑云。有观者，阅至终篇，题其词曰：

雅从平韵读为(矛亚)，有号如斯半丧家。

况是夙因偿夙负，此间冥漠几曾差。

好色贪财尤进缝，偏教遇着雅观楼。

死遭妇手膏双刀，看下场头是不油。

迷香深处蝶蜂忙，狡兔无端匿绣床。

寄与世间营窟者，莫将断袖易闺房。

有笔知刀未足珍，周君高谊笃情真。

脱他水灾登衽席，世上酬恩见几人。

观我堂中镜照知，借神设教醒盲痴。

至今风土邗江水，雅号还传游戏词。

(全书完)